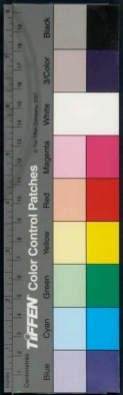


U.S. BUREAU OF NATIONAL COINTEGRATION LABORATORY, R.D.C.





100-1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001.1388
1948
1948
1948
1948





2025.03.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3.20



正揚序

近世推博辨多蓄曰成都揚用修用
懷著丹鉛錄錄等書至數十百種搜
奇抉誦捫采鈎隱皆世所驟聞而學
士大夫所望而駭歎者以是藉卷藉
甚從同無異詞顧余昔、聞其謬盤



或事非幽邈而拚為秘藏或又本殊途而索為同致以是不了其致望大觀者定小宥送亦折簡無浩官獨智難周耶韓退之稱張巡抽架上書皆成口誦初不見其讀書而張安世到黃艾之在當時雖以欽蘇之名猶不許

以博古固知學之道難矣而用悵者所謂未見其止也乎今朗陵陳拓晦伯間取其誤濼分既其下得一百五十條悉掩原本無假辨說開卷瞭然固譚執者之一快也孟子與云不直則道不見呂伯恭云待人欲怒謗人



欽畫君銳情紬素多所校讎眇相與
直之盡之再出整人亡多之遺意也
隆慶三年歲在己巳夏四月廿五日
順陽李萊子田甫謹纂

長洲文苑書

正揚卷之一

旁羅

汝南陳耀文晦伯甫

史記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
新刻漏銘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尚書考靈樞曰冬至
日月在奎今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羅順餘
之類云注曰畫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
也蘇德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
故言却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
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爲十二方也此可補史



欽畫君銳情紬素多所校讎眇相與
直之盡之耳亦整人亡多之遺意也
隆慶三年歲在己巳夏四月廿五日
順陽李萊子田甫漫纂

長洲文苑書

正揚卷之一

旁羅

汝南陳耀文晦伯甫

史記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
新刻漏銘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尚書考靈樞曰冬至
日月在奎今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羅順餘
之類云注曰畫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
也蓋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
故言却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
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爲十二方也此可補史



記注之道

黃帝紀云迎日推策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倉宗隱曰旁非一方羅廣布也今按大戴禮作歷離觀即羅也言帝德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及至土石金玉謂日月揚北海水不波山不崩珠皆是帝德廣布也

前已云迎日推策天文用處何為大戴之離亦可改作蟲乎水波土石金玉亦常用旁羅測之乎且鄭謂義猶羅立以蟲為器乎

玄窟

唐詩春雲生嶺上積雪在巖間山凹之地堪為墟市者曰窟尚書序仲丁居於窟其地在陳留浚儀之間秦之教舍也教即窟也三川為天下之朝市故名曰教左傳有窟氏之謎史記注青陽在青之陽玄窟在玄之窟然上帝七山寺賦神窟巖巖而特立仙的皎皎以不臨皆以窟為地名也周禮司市之文云禁其闕窟注闕以力爭窟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此蓋可證窟之為市其義所從來遠矣後世市謂之墟歸市曰墟墟言有人則窟無人則虛也蜀謂之



場漢湖之街嶺南謂之務河北謂之集再考說文驚聲也氣出頭上故从驚頁頁頭也左傳晏子之居近市湫隘置塵杜預注驚聲也此尤可證驚之爲市無疑

杭林伐山云梁宣帝七山賦神驚云以孤臨擊之凸凹者曰驚擊之尖射者曰的

史記黃帝生二千其一曰玄驚是曰青陽注並無在玄之驚等語今妄爲作注人名亦可分用乎又云仲丁遷於陔案陽云陔亦作葦括地志滎陽故城葦時救地太康地記云秦建葦倉於成皋亦

非陳留後儀間也

七山賦云山多寶玩器多瓊球金玉生其陽瑛石出其除神首巖七而獨立仙的皎皎而孤臨孰知歲之豐儉視玄白而皆註

字書云資音公笠也

此賦以神資對仙的原非資字今誤引之且一指爲地名一註爲擊之凸凹何自相緣及也

周禮司蔬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鬻與其暴亂者出入相陵犯者此云司市之文誤

左昭三年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



湫隘膏粱不可以吾言史諸侯增者

大既曰近市矣復云湫隘膏粱乃以膏即為市何也若膏可為市則湫也隘也塵也皆可以為市矣

舜栢莊柳在林伐山

宋文帝受命頌南齊舜栢北平堯栢其句極工且新
湘東王梁簡文法寶聯璧序云威漸黃文化行赤
谷南道舜王北平堯栢

佛書四六謂出弘明集此云宋文帝受命頌一書
而有相矛盾可疑也蒼栢事可用之受命頌中乎

女界

大戴禮帝舜嫜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媵氏列
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
日漢地理志陳倉有黃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于蒼
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獨云二女而禮乃三
妃之文或謂女媵與皇英為三未知是否後字古

山海經帝舜妻比登氏生宵明燭光一曰登比氏
檀弓注疏集說引之並二妃為三

書云釐降二女大戴謂女媵帝堯之子當是與劉
向傳聞稍異耳欲以為三是與比登為四也

山海經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淵羲和者



帝俊之妻生十日今以俊即古舜字止云帝俊妻
而不言羲和是欲指為女媧耳不又為五妃乎
又云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郭璞注云俊亦舜
字假借音也不云古字

又云帝俊生后稷又云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
若云古字后稷便是舜子當義又其一妻耶

史帝紀注及郭璞山海注引禮止云舜妻蒼梧二
妃不從而禮云二妃蓋世遠傳說闕除又誤必欲
求其人以實之又五郭公意耶

羿射日落九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為最難第一日落九鳥言射
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
誤說而傳惟文士循名而騁音異哉

羿射日鳥居經山海經注詳辨之矢存而不論可
也但以日落九鳥為羿射之捷則大有可笑者

帝王世紀云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
雀曰生之乎殺之手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
誤中右目羿押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
今稱之羿事不少舉見即此一節則日落九鳥詎
足以盡其技哉



丹雘矣後世若拂暗下鳥譁鶴集爲置堅不中爲
奇督君志財縣中則應強而落物無不可者乃羿
稱射鳥未之前聞以射論子其殆強弓緩箭俱三
十步之僂乎

鳴夷覽畧

說文畧經畧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畧諸侯正封注畧
土爲封曰畧經謂經行畧謂邊界即取土爲封之畧
孟子所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畧是也後世不知畧之
爲聚土陸詞黃公紹謂經行爲畧失之遠矣經行可
以辭經字而不可以辭畧字經畧之云猶云防邊也

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爲義若以畧爲經行則謂邊
云防無謂塞爲征行可乎畧也邊也皆實字也邊塞
字易明人皆知之畧字義少臨故辭者不以爲實字
而虛之轉解轉誤矣再考左傳中凡言畧者皆謂聚
土爲封也如云侵賊王畧又曰與之武功之畧又曰
吾將畧地焉又曰畧塞垣其義皆同尚書云鳴夷既
畧而立邊防以畧鳴夷正天子經畧之事也孔穎達
不識畧字本義以爲俗稱忽畧簡畧之畧乃注云用
功少曰畧何其俗而且誣誤而可笑哉孟子曰此其
大畧也畧字本曾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亦猶

在子西謂道無封爲足而有吟也鄭衆注云道無封
故高物得悉其分域地得難言孟子之言畧猶莊之
言封與吟也惜乎趙岐之注孟不能如鄭衆之注莊
也乃曰大畧大畧也漢武紀彼畧謂入界殺人襲逐
得畧畧謂入界劫人今遂以畧爲劫史云智畧輻湊
蓋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畧今遂以畧爲才智之
稱假借聲輪遠大物意何異若者馳車輪之聲以爲
雷試

史記張敖傳畧地謂取其地而立戰封疆也唐書得
畧通夜即謂通夜即之畧也古文簡與如此若秦欲

者賦莊丘疆鄉田文法也楊子法言云東溝大河南
阻高山西采雞署北由涇根韓退之去邠操云將土
我疆其文法皆本於春秋不知古人用字之法則不
得古人立言之意人可不識字哉或曰兵法有黃公
三畧何義也曰畧與編對編字表也義版版器畧封
吟也義取固守決非簡畧之畧也若依集韻謀解因
事生義謂畧簡也火也行而取也才而智也則三畧
之名又將曰畧書名矣用此以證畧之爲字愈益明
趙克國傳國上方畧圖畫本也方進道也畧邊界也
注謂方畧爲計策亦謬



此蓋劉瓛會而攝戎者不自知性繆更甚也就子
所引輿爲正之

左昭七年羊尹無字辭楚子曰天子經畧諸侯正
封古之制也注云經營天下畧有四海不云聚土
爲封也

成二年晉侯使韋朝敵齊侯於固單襄公辭曰兄
弟錫鬪後敗王畧王命伐之注畧經畧法度非云
界也夫晉之侵齊豆罋界乎

隱五年公矢魚於棠城伯諫公曰吾將畧地焉
注畧總攝巡行之名

以上畧字俱非聚土之意其武功之畧訓界

尚書禹貢海岱維青嶺鳴夷既畧濼繇既道孔安
國曰鳴夷地名用功少曰畧焉融注亦同則注非
始於孔穎達也且鳴夷青州何爲立邊防以界之
乎想見夷字卽以爲夷狄耳

漢書二世元年陳涉遣武臣陳餘畧趙地師古曰
凡言畧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

史記畧地不獨嚴良傳有之俱無取其地而立我
封疆之解唐蒙亦見大宛傳畧通夜卽見司馬相
如傳及序傳今日家傳豈古本史記耶



管子此其大畧謂得其邊矣嘗聞其畧亦可云得
班固之過乎史項王本紀項梁教籍兵法籍大
喜畧知其意自序云爲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
撰入豈淹畧云乎

殺畧謂入畧殺入矣史大宛傳昆明之屬無君長
者其經傳畧經傳終莫能追又豈入畧乎

如畧輜輳謂知足固天下之畧矣史記廉生曰吾
聞沛公陵而勿人多大畧耳吾所領從遊謂通說
韓信曰勇畧寒王者身危而功益天下者不實足
下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此豈南

公畧之大淮陰畧之猛乎三國志吳趙咨云吳王
聰明雄畧之主云云屬身於陛下是其畧也豈吳
王止於知魏之畧乎晉載記王猛字景畧可曰景
畧乎

黃石公三夏義取固守封畧矣劉歆七畧又將何
所固守乎

左宣十五年晉侯治兵於稷以畧狄土注取也

昭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注行也

史記楚軍夜擊坑秦卒行畧定秦地函谷關可謂
非行而取乎



趙充國傳圖上方畧謂盡邊界矣首云爲人有大畧則此畧又何物乎本傳亦無注

晉書宗室傳高睿王畧字元簡依華傳或謂劉下曰君才簡畧堪大不堪小可知簡畧爲非乎

詩曰有畧其楛傲載商詛注利也左定四年祝佗對長弘曰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

之何注道也因語叔向云桓子畧剛行志假貸居賄注犯也如此之類不能盡舉大字有數義也而

亂畧若此故知國哉爲詩不獨高叟強作解事實著有徒矣假令此書遂行其意人疑網也豈其微

哉

莊子齊物云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矇也請言其矇云此之謂八德註云畧而判

之有此八德則畧字亦大畧意也若謂妙得莊言是又不誠畧字矣何自相終戾也

禹穴

司馬子長自叙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偏遊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

不知其解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春曰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



即按蜀之石泉萬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香深入述
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遠天修蜀志披訪古碑刻有禹
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
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
云探禹穴不勝其繁矣禹貢曰壘土夢作又雲在江
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于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
在雅州蒙山在雲南今名蒙樂山上有碑具列其事
功四字而括于餘里鄭玄孔穎達蔡沉及僕皆所未
至而總云蒙山亦在雅州如此則禹貢所紀山川類
乃俗所謂關門閉戶掩柴扉乎

史自序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
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
於沅湘北涉汶泗講秦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
鄉射鄒峰危困鄱陽彭城遇梁楚以歸於是遷仕
爲郎中未使西征已蜀以南南畧印笮昆明還報
命

本傳固自明白未浮湘沅輒探蜀穴大史公無乃
太濶安乎求又有巴蜀之言更爲何地乎異哉
載記云符堅欲伐晉謂韓道安曰朕將與公謁成
陵於廣頓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



乎安曰東南區區地下氣腐屢舜造而不返大禹
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養生
今云李白所書豈太白在漢晉前耶

牛耕

周學紀聞論牛耕不始於趙適引冉耕字伯牛是也
但未有明證按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
耕王伯厚豈亦未考及此耶

紀聞周穆爲云人耦牛耦鄰氏注合耦並言之贖
謂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趙適始教民牛耕今考
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

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晉書靳序載郭璞
公曰百姓飽牛而明月冬黍冬出土牛示農耕早
晚何待趙適遇特教人耦犁費者而功倍爾

此紀聞所載也乃以爲未考何耶
五雲太甲紀聞之說也周官馬政王海所載也大
書特書遂免評駁伯厚幸哉

耨机

史記上有耨耨下有伏龜徐廣云耨音稠左傳八元
八凱有耨戴獨孟子耨机之耨今音清蓋因陸德明
九經釋音而誤也左傳杜預注曰耨机曰頑無耨匹



也以此證之則櫛祝亦當音櫛

索隱曰櫛者即象箸櫛古櫛字無徐廣音也

賈逵曰櫛祝凶頑無嚙匹之貌謂餘也云杜註誤

左傳注櫛祝音櫛又音柅 櫛祝音徒刀反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其方今失其行其行今文
作厥道按古文衍從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我水既
語我既既平五子歌以衍叶方綱當從平音道路之
行如景行字作衍人之厲行是行當作賄見龜策傳
龜策傳云聖人剖其心壯士新其賄注賄音澗即

脰也亦非賄字賄可直謂之行乎

閼龍逢

太平御覽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昔祝君冕非其冕
也而冕危石君之屨非其屨也而屨春水未有冕危
石而不屨蹈春水而不陷者也此為六朝文士擬作
無疑畢泌路史收之蓋亦食博而忘精者

路史發揮閼龍逢辨云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

頽龍逢曰樂乎云逢曰觀君冠危石而履春水

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屨履春水而不陷者桀曰汝

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夫危石春水古



之不倫顧豈逢之語而炮烙之事攷之書則紂之行不聞其為桀也云云吾不敢盡信此路史之辨也而公以為收之則公之云豈亦收之耶

彭祖

王逸楚辭註彭祖好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莊子註彭祖八百猶稱不審恨杖晚而嚙遠又曰彭祖忽雲毋御女凡數十娶晚妻鄭氏妖淫改道而死非壽終也東坡詩空餐雲母連山蓋不見嚙能結子時莊子逍遙註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憚不壽不云八

百也亦無又曰餌雲母以下云云也

神仙傳彭祖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鹿角散常有少容放未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自云喪四十九妻矣五十四子族王使來女傳其術訣之有驗乃秘而禁之欲殺彭祖以絕其術祖知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有人於流沙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如女妖滿王失道而祖此與彭祖何預耶

傳說

尚書曰說築傳巖之野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于板築雖孟子亦誤矣

此恭傳也據以非孟豈云巖

胡家銘云說命曰說築傳巖之野孔氏傳云傳氏之巖有澗水築道常使行廬列入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晉靡祭之以供食至恭氏不從其說乃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澗之下築按孔子語子路云傳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孟子云傳說聚於板築之間莊子云傳說行靡墨子云傳說被搗

帶索靡築傳巖屈原離騷云說操築於傳巖賈誼鵬賦云傳說存摩兮乃相武丁辛閔公孫弘贊云板築飯牛之閒在騶達吉云役夫發墓于王公張衡應問云委重築而據文軒夏侯湛抵疑云傳說操築以竊王王子年拾遺記云傳說實為褚衣春于深君以自給沈約思傳傳倫云板築賤役也傳說去為殿相右諸說並同孔傳且孔孟莊墨去殿皆未大遠言必有據不知恭氏何所見而不從也荀子云鄉也晉靡之人俄而受天下之大器韓非子云傳說詩爾注云轉次而備故曰爾

史記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得說于傅岩中

孔融云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主之憂

帝王世紀云高宗憂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說也天下豈有傳我而悅民者哉明日以意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筮者胥靡衣褐蒙蒙執役于虛縷之間傅岩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岩謂之傅說

氏春秋宋人篇云伊尹庖廚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管上相天子至賤也高誘注云胥靡刑罪之名也

漢郊祀志武丁懼而修德夢得傳說版築以為相漢紀王闔上書諫哀帝云成湯被伊尹于馮沮文王格呂尚于渭濱武丁顯傳說于版築桓公舉甯戚于擊角

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

地里志傳說版築所隱之處竊名聖人窟

伊尹太公



竹書紀年伊尹之于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太公辛
于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

竹書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
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放于太甲七年
太甲潛出自相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
其文之田宅而中分之

陸機豪士賦序云伊生抱明允以應魏注引竹書
帝王世紀伊尹年百歲卒天壽三日沃丁以天子
禮葬之不云百有五歲

史記人公之卒蓋百有餘年 注不引竹書

放轂

論語乘放之轂其後秦始皇開三代之車獨取殷制
後南史齊志殷有瑞因乘鈞而制車因桑根而爲色
古所謂器車也一曰桑根車一曰金根車

南北史俱無志想公見古本耳

南齊志云殷有瑞車山車山車無鈞是也王轄漢
金根也禮緯云山車乘鈞乃鈞車之象昔成湯問
而郊祀有山車之瑞山車謂之桑金車似金根之
色亦謂之大轂

王門



王門地在成皋故以成武王有王門之難此文王有
美里之厄其後高帝榮陽之敗亦獨與滕公逃出成
皋王門此一王門也聖賢之君兩危矣董卓舉兵犯
關關詔使冲御之於夕陽亭而晉之亂亦由荀勗被
賈文夕陽亭錢席之一言此一夕陽亭也而晉漢兩
凶彙相變跡惡地固應爾耶

尹子云馮因於湯江文王由於美里武王羈於王
門越王棲於會稽秦穆敗於後塞齊桓公遇賊晉
文公出走故三王資於辱而五伯得於困也
韓非子云文王見害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

紂於牧野

呂氏春秋首時篇云武王不忘王門之辱高誘注
文王歸作王門武王以此爲耻

史記項王紀云漢王敗於滎陽救兵復入保成皋
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避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
高帝紀云項王圍成皋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
成皋王門徐廣曰北門名王門漢書張宴注同今
云地在成皋與武王同一王門恐誤

靈帝崩何進等謀誅宦官太后不許進移召卓使
將兵入朝以會之府董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

請收讓等太后起不從卓至池油而進吏狐疑使諫識大夫許邵言習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御迎勞之因舉冬連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散遂萌質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邵高之孫也

本言曰還軍今曰會邵于夕陽亭何耶又邵下增一之字豈其字耶

晉書曰氏私與帝深以為慮乃從任愷之請以賈文領關中充以外出以矯職澤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傳錢於夕陽亭苟勳私焉充以憂告皇

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足行也辭之實難獨有婦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尚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帝因言充文才管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彧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亂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出彧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

夫此座可惜惠帝弗堪百荷縱無曹后劉石詎至庶生耶不審時事而談之地焉多言哉



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顛項之迹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解丹書為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裴豹謀也著於丹書注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規律錄字及配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符其卷以鉛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豈成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我夫豈義則入怠欲而肆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

鄭書晉陽乎

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鬻衛丹書入于鄭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不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不及其世中候再拜稽首受

春秋元命包云鳳凰衛丹書于文王之都命云維授金鈴師名呂

是類諱云受主者丹書注入戊午歲二十九年



呂氏春秋云之王見火鳥銜丹書集于周舍故絕
左傳云初襄公釋也著于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
戎國人懼之襄公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
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
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
入豹自後擊而殺之

據襄公欲焚丹書又注謂以丹書其罪似非法
律書名周之丹書其可焚乎引之為證亦不類
晏子春秋云公若于紀得金壺發而視之中有丹
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鷩馬晏子曰食魚無反毋盡

民力乎勿乘鷩馬無置不肖者于側乎公曰紀有
書何以亡也對曰君子有遺垂之關紀有此言垂
之盡不亡何待乎

漢書云高祖定天下封功臣申以丹書之信重以
白馬之盟置皆法律書耶

微子四手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
茅亡弟桓靖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
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
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



禮而縛出于左兵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鄆伯之降借
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言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
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而縛乎又究而言之抱
祭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
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曰去之者去紂
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尚書注疏云曰啟知紂必亡告文師少師而適
于危野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
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僖六年左傳云許儂公見
楚子而縛商華大夫袁筮士與觀楚子問諸逢伯

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破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堂
其壁而釋之焚其觀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
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破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
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
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
遷之書辭多錯謬而縛縛手于後故口銜其壁又
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
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于宋
此文自明

左僖六年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

卷之六 將許儀侯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西縛云
史記楚成王以其伐許許君肉袒謝乃釋之
左宣十二年楚子圍鄆入自皇門至于塗路鄆伯
肉袒牽羊以迎曰鄆不天不能事君孫之罪也
史記楚王圍鄆見之鄆萊公肉袒牽羊以迎
據此則伐許之楚子乃成王克鄆者莊王也

虞鹿蟲語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厥自蔡未生于今六十
年矣羊在牧蕞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蕞鴻蟻
蟻也張守節曰夷羊一本作虞鹿喻小人在朝也飛

鴻喻君子故蔡邕玄曰蕞鴻鴻屬也知避陰陽寒暑
希氏去無道就有道惟按三說皆如昧目而道黑白
者評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
虞鹿在牧蕞鴻馬名若白蟻繁蕞之類蓋良馬也養
鹿鹿而棄良馬故曰虞鹿在牧蕞鴻滿野言其養無
用而害有用也此說為近

史記虞鹿在牧蕞鴻滿野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
熱巢子云夷羊在牧索隱曰按高誘曰蕞鴻蟻蟻
也言飛蟲蔽田滿野故為災非是鴻屬也隨巢子
竹飛拾飛拾蟲也



封紀云厚賦歛以實鹿臺之後而益鉉播之粟蓋
收約馬奇物充何宮室蓋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
飛鳥置其中

武紀云武王伐紂反走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
其珠玉自焚於火而死於是命南宮括散鹿臺之
財發鉉播之粟

觀此則鹿臺非魯鹿之所

新序云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
望雲雨

觀此則非可養鹿處

文紀云紂曰西伯閔天之饑乃求驅戎之文馬有
無九駒曰雙臣費仲而獻之紂乃赦西伯

六韜曰商王均周伯於姜里太公等求得鴉斯之
乘以獻商王

觀此則紂非養馬者

今謂蓋鴻爲馬豈出修文御覽與銜戎傳耶

又史本作麋鹿在牧正義亦同未嘗云夷羊一本
爲麋鹿也蓋鴻蟻蝶亦非徐廣之說

風伯朝周

頰之推跋學精世漢風伯朝周以箕子爲風伯謂其



星好風也

北齊書文苑傳樊遜孝謹求賢審官對也頗之推與之同傳所著觀我生賦中無此語

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都洛邑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平旦不知何五大夫乘五車從兩騎止王門外武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玄冥東溟勾芒西海蓐收河伯名馮修諸使馮若各以其名召之既入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成立周運來受命頒勅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王曰早歲時亦無廢禮焉

今以箕子為風伯謂箕子好風也畢星好雨則畢公亦可謂雨師耶

孔父

孔父正色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事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

左桓公二年宋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已殺孔父而弑殤公

史記殤公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



華督督說目而視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曰
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
父怨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

公羊傳及其大夫孔父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
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
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
孔父之宰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
焉孔父正色而在於朝則人莫敢進而致難於其
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經無正色字此公羊說耳左氏與孔父又非同時

色之一字何所見耶

筮龜

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督說也
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以極妙靈龜之長
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皆無長短 五亦知杜之
誤而不敢規之今按蒙公卜鬻婦卜吉而荒商卜人
曰是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
龜辭蓋即立鬻婦一事而非謂龜龜有長短杜之
說謬類多如此

左僖公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鬻婦為夫人卜之不



吉筮之吉公曰從寡卜人曰從短龜長不如從長
且其辭曰專之渝攢公之禴一童一儲十年尚且
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系齊注云物生而後有
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
短禴美也

僖公十五年傳云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
占之曰不吉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言
吾不及此夫豈爾待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
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政德及可
數乎史蘇是占初從何益

杜註云言龜以象示巫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
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辨吉凶
觀此則杜之說誤不如所云也

葵丘之會

孟子載齊桓公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籜公羊曰無障
穀無貯粟穀果曰無雍果無訖籜左傳遏籜作籜年
修辭各不同禮文所謂惟古於詞必已出信矣

左傳公羊俱不載盟辭

左襄公十一年公會晉侯伐鄭同盟於亳載書曰
凡我同盟毋讎年毋變利毋侵燕毋留罵或問茲



命司徒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明神
饗之

此范宣子辭也乃謂為齊桓之盟何耶秦丘之會
在僖公九年相去已九十年矣

授王

史記齊世家云頃公朝晉獻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放
當晉世家亦云野頃公敬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
敢授左傳齊侯朝於晉將授王司馬遷誤讀玉為王
故遂節為此誤說耳孔穎達正義云吾取之

史記註止有案隱引王劭云云無孔穎達說也

左傳云齊侯朝於晉將授玉註行朝禮卻克趨進
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班孟堅云司馬攝左氏國語未世不戰國策述楚
漢春秋作史記

左傳時尚

未周

也司馬宮別有饗安得謂讀王為

王為謀說也

見大常探及史通

左文十二年季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粟
仲辭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
稷重之以大高寡君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
辭也



成六年鄭伯如齊拜成子游相授玉於東楹之東
士伯貞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
安其位宜不能久

據此則授玉之率固時問之常也司馬博極群書
豈不知而故改玉爲王乎

士會當作士會

左傳晉有士會士當作爲士土爲古杜字如詩言桑
土而土陶唐氏豈當氏御龍氏爲土氏之宅後於土
會邊晉之下增六字云其從者爲劉氏蓋土會本於
唐杜氏而劉氏又本於土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

杜下與劉氏何干涉哉

通志畧云士氏陶唐之苗裔歷虞夏商周至成王
遷之杜爲伯宣王殺杜伯其子暉叔奔晉爲士師
故爲士氏暉叔生士爲字子與故亦謂之士與後
漢末有交趾太守士燮宋朝有尚書郎士建中左
昭二十九年秦墨對魏獻子曰陶唐氏既衰其後
有劉景提龍於秦龍氏以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曰
御龍以更承帝之後

左文七年先穀奔秦士會從之

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叛



以誘士會秦伯將取魏使士會往取肴魏人譟而
還秦人歸其幣其處者為劉氏

注士會竟復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據此則劉
氏豈在士氏之後耶謂漢儒增六字則劉累豈亦
增之耶無此六字左氏竟不行耶可笑

鷓鴣

鷓鴣海鳥今俗名秃鷓是也出景輿小說

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
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是說
海多大風

左傳文公二年仲尼曰藏文仲祀爰居三不知也
莊子至樂篇云昔者海鳥止于魯郊魯侯御而賜
之干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
憂悲不敢食一啣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
春養鳥也注爰居一名離離粟頭高八尺樊光注
爾雅云形似明皇

漢元帝時琅瑯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

詩云有鸞在梁解云秃鷓也食慈之鳥也使爰居
為秃鷓文仲何為祀之魚君何為膳之乎

古今注秃鷓一名扶老不云爰居也

正揚卷之一

獨覺燒野人問話云五采時有鸚鵡二字鳴于屋
射之不中慘呼充鬱故老見之曰此鳥主少主婦
命咸康時來此時又來當義興替予皆秘而不奏
明年大軍入界 咸康王衍年號
公之所引或即此也大若爰居爰集于屋者即爾
將爾至故老類見者即





2025.01.28.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研究院 國家中央圖書館 臺灣史研究所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中, 中華民國



正楊卷之二

方城本萬城

汝南陳耀文晦伯甫

左傳方城以爲城古本方木萬字古字萬亦作方故說補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雷弘境萬里故曰萬城也

水經注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於葉楚威周襄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雷弘境萬里號曰萬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ROC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城也。余按屈完之在召陵，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魯南，未詳孰是。左傳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屈完曰：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

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

左定公四年，吳子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東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棘，寘泥子濟，漢而伐之，我自

後擊之，必大敗之。

史記禮書楚汝頓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鄧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房州竹山縣東南四十一里，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爲方城，即此山也。

史記楚世家：成王杓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歲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



楚至酈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蘇秦說
楚成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地五千餘里帶甲百
萬此霸王之資也

國語曰桓公用管仲即位數年一戰帥服三十一

區遂南征伐楚濟汝喻方城望汶山管子音

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各風曼音萬作万非蓋万本

音墨万侯姓也俗借作草書萬字經典豈應用之

經典

夫齊師至涇退次召陵頓川至葉相去無幾則服
虔所謂方城在淮南者是也元凱似爲火誤楚成

王時越非楚屬成王強攻不過五千則自越至葉
弘境高里者非也道元亦失折衷然杜注之稱山
名尚云可據鄭氏之持兩端猶爲慎密也今勳爲
籍以自參假古本以欺人何耶宋本文言當得豐
生於函觀左傳古本又對揚子於遺編故知姜豚
烹鷄何代無賢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矣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製重裘而好珍蓋欲爲千金之裘而
與狐謀其皮欲爲少宰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木卒
孫相率送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蔽於深林之中故周



人十年不舉一舉五年不具一舉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語有之舉會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欲用孔子而謀於妾娶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荀子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而蔽之左丘明曰周人云云今末以孔子娶妾為證是豈真見符于者耶

仲尼登泰山

朱景文筆記云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其事甚新但未詳其所出

韓書外傳云孔子登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可得而數者萬數也

孔子沐浴而朝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官於君而擅典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禮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盡聖人不過是也

春秋隱公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胡氏

曰春秋之法誅首惡云云引陳桓云云不告也然則薛有弑逆聲罪是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胡氏未嘗有仲尼此舉之云云朱子誤引之耳奈何波及胡氏耶想亦未親胡傳耳

翠微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崔嵬即翠微詩傳校字各不同爾然崔嵬字不及翠微之工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也故曰翠微也陸佐公石闕銘云旁映重疊上連翠微濟曰翠微天邊氣也

爾雅云石山戴土謂之崔嵬

伏崔嵬即翠微爾雅何為重出耶

篔簹

蜀名竹葉曰林篔簹說卦為蒼筤竹古註音浪字書云蒼筤幼竹又重蓋也在陽字韻易註音即今曰古註豈闕不耶

雌噫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雅意注雖噫猶歌歎之聲澤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



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被
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此即雉鳴之歌也衛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
懼而欲敗其政讓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
容嘆幸桓子語魯君為國遺游諸孔子乃行觀雉之
飛鳴嘆曰山梁鷓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其
因為雉鳴之歌曰彼婦之叩可以出矣彼婦之謁可
以死北優哉游哉斯以卒歲揚子所云雉鳴者指此
唐人李肇文云陰風萊於南楚歌雉鳴於東魯亦
用揚子之語也今本無外字故詳具之以廣異聞

揚子雉鳴司馬本無雉字

又仇林伐山云揚子言孔子之去魯云云五噫之類
也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云云聊以卒歲此即
雉鳴之歌也唐文昭鳳萊於接輿歌雉鳴於桓子
按此一事一曰家語一曰衛波傳一有論語一無
之何自相矛盾也

風雅遺篇

衛波傳云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
曰鶴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鶴兮
鶴兮逆毛菜兮一身九尾長兮

詩內傳云孔子渡江見鸛鷖異之衆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云鸛兮鸛兮逆毛萊兮一身九尾長兮

大戴禮注引韓詩內傳云鸛鷖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

白澤圖云昔孔子子夏所見故歌之其頭九首今呼爲九頭鳥也

文選江賦能輕一角奇矯九頭注劉勰騷玄根靈云一足之變九頭之爲

酉陽雜俎云白澤圖謂之爲鸛鷖帝鸛書而之逆爲

寶曆中園子四門助教史迴語成式常見裴喻所註爾雅言鸛鷖鷖是九頭鳥也

此數書俱不引衝波傳不知何從見之真奇聞也

公冶長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不見於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災白樂天鳥鷓鴣答詩序云予非治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考耳

論語題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喙喙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菜車脚踏泥犢牛折角救之不盡相呼



其呼人強之果然

邢昺云舊說治長解鳥語故係之釋彼

此度云如衝波傳之類無所於考則所引鶴鷺之
歌及雅噫之歌皆云出衝波傳何耶

晉毋山

文選七發節五子之山通厲晉毋之場骨當作晉
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晉
毋山古字晉作晉其字似骨其誤直矣今雖善書者
亦不知晉之爲晉也

善曰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於

江上因名晉毋山越絕書曰闔廬且食鉏山菴游
於晉毋疑晉毋字之誤也

此法自明

史記其辭序愧非晉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亦此
晉字也豈得善書者方識之乎

扁舟本作鱗舟

或問子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爲始予按南史天湖地
新製鱗魚舟形其狀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王由
禮有扁舟夜向江頭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
方望爲隱蓋軍師後意不曉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



蘇敬責分踐乘扁舟於五湖答紀謝罪文公亦遠颺
林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
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跡及周暇廣求
其貞願將軍勉之望之見機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
道還馬吳追賢於范增遠矣

吳越春秋范蠡辭王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
莫如其所適

史貨疏傳范蠡既棄會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
湖漢書音義曰背舟也

後漢書史婚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

嬰爲天子望爲丞相弓林爲大司馬更始遣李松
蘇茂等擊斬之

所云扁舟爲鱗舟矣又引方望書望豈在南朝後
耶

王元美引方望書末云鍾離夷子皮何以加焉然
至立劉林作天子自爲丞相卒臨大戕死者有知
能無爲西川強鬼所笑

西施

世傳西施墮鬋蟲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
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



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善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鴝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趨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鴝夷者子胥之溺死西施有方焉胥死盛以鴝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鴝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鴝夷于杜牧遂以子胥鴝夷為范蠡之鴝夷乃影撰

此事以隱後人於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唐陸廣徵吳地記云嘉興縣一百里有女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

觀此則逸篇寧非影撰耶

列女傳引古語風難違焉

力田不如遇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御刺繡門不如倚



市門

列女傳秋胡見路傍婦人採桑謂曰力田不如逢
豐年力桑不如見國歸吾有金預以與夫人不云
古語亦無末句今云云定古本耶

更

列子云禾生伯子出行經朔外宿於田更更謂老老
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
更當作更誤矣

國學紀聞三老五更按列子云禾生子伯宿於田
更商丘開之舍更亦老之稱也已先言之矣

孝經援神契云尊三老者象也五更寵以度
禮祭義養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弟也又
金三老云 史記西門豹治鄆投三老于河
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史正義云
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
掌教化皆奉制也曰漢立三老五更當別有見
蔡邕云更當為更更老人之稱也

重違

孔叢子載孔子高誦平原君曰重違公子感言漢書
孔光傳重違大臣正議東坡是錯論又重違其意重



雖也言雖違其意而勉從之也近世不達此語以重
為重人之重失之矣

孔叢抗志篇云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禮
雖有許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
失禮之愆焉若何

謂子高謂平原君或今本誤

鬼谷子

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注即鬼史區也郊祀志黃
帝得寶鼎覺侯問於鬼史區云注即鬼容區容史
聲相近今按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

孫子畧便謂執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史記注鄭玄云鬼史區黃帝佐也

史記云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之師也今以為各區

豈見鬼耶儀秦亦豈黃帝時人耶

拾遺記鬼谷子云吾生於歸谷亦曰鬼谷鬼者歸
也又曰歸者谷名也古史者云鬼谷子也鬼歸相
近也

柳子云漢劉向班固雜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
妄言亂世雜信

今諸子畧柳子亦未見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Blue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度較

韓非子云顏回明仁於度較程嬰顯義於趙武上句不知事之所出度較似是人名度姓古有之宋有度正蜀之蓬寧人

此後漢書崔駰達官語也曰韓子誤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研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於實錄傳六朝遂以此為取士之科名云

史記趙武靈王云且服奇者古濟則吳鄭魯無奇

行也俗研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戰國策是吳越無俊民也無秀才字

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皇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文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何伯娶妻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為生又改生作甥矣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史年表秦靈公八年初以君公妻河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取婦蓋其遺風殊異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事故云初

此註自明伯翥豈不見之或傳寫之誤改劣者何

人

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竟諫去越自稱鳴夷于此國後人別號之所昉乎史記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知武王時與甘茂為左右丞相室在外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索隱即引為註

今以甘茂為樗里子誤

史記范蠡自謂鳴夷子皮今止云鳴夷子亦誤

萬歲夜

魏寬戰國策注博引諸書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遺也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茅葺蟻蟻夜如左傳注寤寐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片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自古人立言之嫌矣

戰國策云楚王遊於雲夢仰天而嘆曰樂矣今日

少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宗。此夷安陵君
注下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結席出則陪乘。大玉萬
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螻蟻又何如得
此樂而樂之。王大悅。

此文自明夜字如何安置。豈所見又古本耶。

韓非子引法風雅遺篇

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此是韓子安危篇非謬也

何與可通

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

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按他注解誰
與無通與高帝無誰項羽之誰同。蓋子威鶴列於誰
燕之間。燕謂出入城門而誰問之。如今之盤詰守
關之例。何與可通。

莊子注麗燕高樓名一作燕謂華麗而唯曉漢書
陳勝傳戰燕門中師古曰門上為高樓以望也樓
一名燕故謂美麗之樓為麗燕燕亦呼為巢所謂
巢車者亦謂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

漢書漢王謝羽鴻門項莊舞劍樊噲直入羽壯之
勝以酒嘗固燕讓羽此謂高帝誰讓項誼



索隱云崔浩云何或為呵漢舊儀宿衛衛官分五
夜誰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如淳曰何猶問
也據此則何呵同矣謹與譙同出何他註乎

柳卿才人嫁為廝養卒婦而中集

予親樂府有柳卿才人嫁為廝養卒婦篇特亡其辭
亦失其辭及考史記張耳傳泊楚漢春秋并云趙王
武臣為燕軍所獲囚於燕獄先後使者往請解為燕
所殺趙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將載趙王歸舍中
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啗武臣將燕以為為策乃歸趙
王廝養卒御王以屬武臣歸趙以美人妻養卒以報

之是其事也予親養卒有戰國策士之風大史公書
其事文既奇樂府歌其事亦奇矣六朝及唐人擬作
者皆似昧目道黑白雖吾御太白亦迷其源昔吾亡
友何仲默一日讀其仲卿妻樂府謂予曰古今惟此
一篇更無第二篇也凡歌辭簡則古此篇愈繁愈古
子庶幾焉可作一篇與此相對予謝未遑祭亦未有
益奇事直當之也去今二十年屏居滇雲平書無事
散映見此事思與仲卿事適類獲憶仲默言乃採錄
試為之以成此篇惜不使仲默見之永昌張愈光亦
仲默文字友也遂往一通以寄愈光云



李士田云邯鄲才人姝爲廝卷卒婦楊用修引張
耳得廝卷卒說燕王事云是此卒且曰古今作者
如昧目道黑白雖吾鄉太白亦昧其源因漢一古
風長荷謂可方焦仲卿妻然張耳傳祇云廝卷卒
並無才人姝爲婦蓋易以知所嫁者即此卒耶張
耳傳非隱書古今人所同鑿豈得云通不檢此人
皆昧目耶且古人作祭廟多疑舊題爰出新音寫
欲定按本書取此諸不可通而詩之佳否姑勿
及也

此事史漢并同注中俱無楚漢春秋字假之以欺

人可耳乃首言史記何耶

其詩有云春楸楸乙乙曉寢與尚七說文云乙
燕亥鳥也齊魯謂之乙不云乙也文選文賦思
乙乙其不抽善注乙乙難出之貌說文曰陰氣尚
強共出乙乙然徐曰乙乙未展也今指爲燕對蟲
恐誤

又云黃鶴悲陶嬰蝴蝶怨韓馮投神記韓馮事乃
鶯鶯非蝴蝶也不知梁祝肯借用否耶

古歲字作遂

古歲字即歲時之遂今文遂字从步从戌年至戌而



終乃示人以十月為歲者故制字从亥成前此未有也宋如孝寧已辨之予觀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連封為成侯連即歲也陸賈著書不用秦篆而用古文亦卓士哉崔希裕畧古篇古畧字作旦未詳其義然亦可證步成之為秦制而非古矣

史記注雖有此句詳其文義遂字屬下句詎可指此遂為歲耶

白虎通曰所以名為歲者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為一歲也

爾雅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歲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年謂之歲從步者躔度可推步也從成者木星之精生於亥自亥行至於成而周天也

毛居正六
經正誤

律書注

按律書註伶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律呂六取雌竹吹之

今律書及律歷志併無此注蓋雄雌鳴雌鳴誤之耳呂兒說苑及晉書等志俱無雌竹雌竹之事宋古畧賦云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良工至此曰



命以兼取其雄馬得其雌焉遂以為笛

七始并始同錄

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近于附會以予考之此言聲律音韻是一類事但漢書注不著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唇喉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即所謂七始詠詠即韻也汗簡隸古七始作夾始蓋古人七作黍黍與爽相近而誤尤可驗史氏之說為

是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於西域胡

譜又可知予特表出之古通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一

漢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云五言汝聽言以律呂

和五聲梳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

始也順以歌詠五言史記索隱古文尚書作

此本志自明謂注無七始之義孟康意料之言俱

誤

七始華始安世房中歌也云郊祀歌又誤其切韻

二云不必辨
三河

唐高宗天子三河募少年三河黃河也折支河也滹中

河

史記高帝紀發關內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

一東河內

貨殖傳河東河內河南在天地之中

阮籍詩蘇子決三河沈注云河南河北河東秦之

三川郡

今指定三河之名誤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樂毅得天子而名益彰顏淵雖

學附驥尾而行益顯聞巷之人欲破行立名者非附
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
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
登仕路爲青雲誤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
雲所覆其下有賢人臨頌逸民傳魏原早有青雲之
志南史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
志曰仰青雲視白日不爲達矣界孔稚圭隱居多攝
山泉衡陽王鈞往過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
得與山人交取釣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
闥而意在青雲又秦嘉贈隱士度易詩曰白日清明

青雲遠在昔聞巢許今觀臺尚阮籍詩抗身青紫中
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兇豈不能挂龍虎所
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
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墮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
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富有觀觀富貴之心則鄙夫而
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史記須賈見范雎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
致於青雲之上

揚雄解嘲云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宋書劉瓛答何遜云一處真造青雲何至與鴛鳥

爭路

晉書載記史臣曰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
以策馬騫鳴來棧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摧雄

南史齊衡陽王鈞與會稽孔珪問答云云見衡陽

王道度傳非景也

景實宜等實王起試第二
景詩說何景雲領頁實

胡苑

張良對高祖言長安形勝曰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
苑之利史記漢書皆不解胡苑之義後人或改苑作
戎非也按漢官儀引卽中侯應之言曰陰山東西千
餘里單于之苑圍也又胡人歌曰失我燕支山今我



婦子魚頰色失我杆蓮山今我六畜不蕃息所謂胡
茫之利當定此義

史記注索隱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
胡苑之利正義曰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
御北地之北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
故謂胡苑之利也今云無解罷其歌引西河故事
之誤姑勿及也

先其祿命

漢李善注史記劉歆傳奏引書曰先其祿命師古曰逸
書先其祿命王者統業先立其數以命百事也稱古其字

近俗本改而作算而俗士不知算命之義又顛倒其
字作先算其命成何語言似星士招牌夫可笑也又
可惡也凡古書有古字不可輕改若依古作祿則人
雖罕識而識之者必博古士也未必要改作先算其
命也他如斟若畫一通鑑改斟作較不知斟勸斗斛
也較卑耳也其義殊遠左規成去墳墓通鑑改左作
離運善性帳通鑑改帳作帳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
中未必有也冠王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皆是為拙
工惡漫墨聊舉一二其餘更僕窮紙不能數也

律歷志云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



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真命師古曰云不作亦

史記蕭何爲法顧若畫一徐廣曰顧音古項又一音較索隱曰漢書顧作講也一作觀小顏曰講和也未見解字

張良傳天下游士離其親戚去墳墓

帷帳漢書作帷帳史自序傳同俱非通鑑所改也

陸賈者聲

陸賈只南中行紀雲南中百花惟去聲香特酷烈彼中女子以蘇經穿花心繞髮爲飾翠草鳴吟素榮花詩

云細花穿弱縷豈向綠雲巢用陸語也花繞髮之飾至今猶然予嘗有詩云金翠佳人墮馬粧鸚鵡林裡採秋芳穿花貫髮盤香骨會把風流惱陸郎姜夔須笑謂予曰不意陸賈風流之業千年而始發耶

廣東志云廣州有花田縣猶望皆植素馨花兩徑每云南漢主劉昭嘗美人死葬於此至今花香異於他處或云隱之女

其花舊名志那者因生於素馨塚上故名

陸賈西漢初即預知南漢死女弟真異人哉

緬甸南方草木狀云亦素馨名末利花皆胡人自西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園種植於南海南人傳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
行紀云南越之境五谷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
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化
為枳異夫彼之女子以絲線穿花心以為首飾
史記賈西使對化者廣州也其行紀安得者雲南
花哉且此時漢尚未通滇南安得云云哉

史記引證

用貨求富最不知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史貨殖傳夫用貨云云市門此言棄本貧者之資
也不云然也漢書作說云

玄的

史記五宗世家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引釋名云天
子諸侯齊姜以次進御有月帶者更不口說故以丹
注而的為識今女史見之又馬之當額亦曰的易說
卦為的額三國志有的廐又烏廐亦曰的南史侯景
陷臺城童謠云的廐烏廐未嘗還與吳

馬為的額解曰的白也升麻本經証忘之耶

三國志注先主馬名的廐

世雜的額白額今之藏星馬也額有白毛謂之的
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燕者名曰榆馬一名的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盧奴承客死上乘葉市

三國典畧曰侯景令僉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計集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拊朱雀還與吳南史作
的腦

今以馬頭烏腦爲的誤若如其說則幽明錄云華
隆天號的尾是的又可爲犬尾矣

東方朔傳引古語風雅爰屬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漢書本傳故曰水至清云云文選無故曰字未必
古語也若以故曰字爲古語則前有云故曰時異

事異何不乘出耶

韓非子墜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

武帝賢良策引古語

良王不琢

董仲舒傳制曰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王
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今曰古語何道下句耶

天馬歌

天馬歌天馬係歷無草草即阜字从草从早艸字可
阜阜也後借爲阜隸之阜歷解爲柶之歷言其性
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解爲水草之草失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漢志云天馬來歷無算千里循東道最晏曰馬
從西而來東也陶古曰言馬從西來經行碣鹵之
地無草者凡千里而至東道

振歌中上下文意馬尚未至安得即說槽枥且藥
皂何施又云皂隸之皂將用以控此馬乎殊不可
曉

西河舊事曰廣武廟有馬蹄各漢武帝聞大宛有
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漢武爲賦天馬之
賦云云胡馬威北風之恩遂觀駑絕於驥首而馳
長登京城食時至燉煌北塞山下嘶鳴而去因名

其處爲候馬亭俗號曰天馬徑

觀此天馬之性其安馴有如此者

蝦蟆陵

白樂天詩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蝦蟆
陵在長安謝良輔詩取酒蝦蟆陵下家家守歲傳危
檮也詩翠樓春酒蝦蟆陵長安少年皆共吟

國史補曰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
陵謂此爲蝦蟆陵志云常樂坊內家東有大塚俗
號以爲仲舒墓亦呼爲蝦蟆陵曲中出美酒京都
租之富比兩京記亦以爲仲舒墓又國史補云昔



正陽卷之二終

漢武帝幸芙蓉園即春之宜春死也每至此墓下
馬時人謂之下馬陵歲月深遠誤爲蝦蟆陵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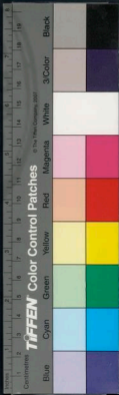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研究院 國家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THE S. BUREAU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27641-2

2027641-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揚卷之三

雲岳屏風

汝南陳耀文聯伯甫

漢鄒弘第五倫故吏同爲太尉司空每朝見弘曲牀
自早明帝聞知乃賜雲岳屏風分隔其間雲岳即雲
後弘自製也
謝承後漢書鄒弘爲太尉時奉第五倫爲司空班
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早上問知其故遂
聽置雲岳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

此謂雲岳復爲之註何也

琴劉孝威齊書紀亮所隔惟珍雲岳



陳弘周正啓昔疎殘見重雲毋珍珍

趙李

阮籍冰懷詩西遊成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劉會益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詞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傳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益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源思鮮如延年之博學會虛之精鑿亦

不見災之况下此者耶

詩話補遺云阮籍詩西游云云經過顏延年注趙飛燕李夫人非也按漢書乃成帝時趙李李欽延之之傳尚有此誤焉少淵詩既並載

谷永傳成帝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雖放言故推永等因天變切諫永既云掖庭獄大為亂阱滅絕人命主為趙李報怨

趙使侍傳自鳴嘉後上稍降於內寵使侍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使侍上曰始謂皇后亦從微起



璠賜手姓曰儻其後趙飛燕知弟亦從自徵賊璠
喻趙禮制益感於前

叙傳成帝自大將軍王鳳薨後當平定陸侯燕放
濫于長等始蒙幸出為微行行周同典執害入侍
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
笑大噉

提此則子所引者正趙飛燕也且小臣趙李句讀
俱差何用笑延之手

何並傳並曰臨西太守侯焯州太守陽翟輕快趙
季李款多有賓客以氣力激食關里至姦人婦女

持史長短從橫郡中間並至皆去去並下車救曰
趙李樂惡雖遠去當待其願以謝百姓史後得趙
李他郡持頭還並縣之

謝靈運景隆法師誄云生自豪華家贏金帛加以
巧乘騎解繇竹誄絕擊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
非徒輕旬汝州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
鄭之臨邛矣

又云生以意奉意管生理孰是歎怨程鄭趙李
提此趙李與程鄭並言則非陽程可殺之趙李也
王元美云船奴夜詩西游云云經過注謂李夫人

趙飛燕大誤或云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婕妤
然不應與婕妤游從班史谷永傳又爲趙李報德
復德注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楊用修又言即趙
季李欵第二人皆陽翟大俠爲何並所殺未審孰
是

王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
矣楊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煥神非
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殖玉樹珊瑚爲枝

碧王爲葉曼馬犀言作馬及犀爲葉飾也
此已見選注似無煩贅辭爲也

王褒雲陽宮記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爲玉槐樹
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考舊相傳咸以此樹即
楊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也三輔黃圖亦載
國史纂異云雲陽縣界多漢雜宮故地有似槐而
葉細玉人謂之玉樹楊子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后
左思以雄爲假珎惟蓋未詳也隋書高祖長安記

月窟日城

楊子雲長楊賦西僊月窟古宮東震日城服虔注以

兵月朔生恐非李太白詩天馬來出月氏窟月窟卽
指月氏之國且城指日遂單于也蓋借日月字以形
容威嚴四夷之遠耳太白妙得其解矣月氏一作氏
又作月支唐人僑置縣曰氏州氏音支樂府有氏
州第一氏州第二卽此地也併附著之

願延年詩月窟來賓日際奉土注窟窟也陶弘景
水仙賦東卷長泰日窟西韓龍葉月阿南齊禮志
月城來賓日際奉土隋樂志北齊皇夏詞月執威
掃岫日域畫浮川唐祭神樂章云包合日域牢籠
日麗昭明大法頌西論月窟東漸扶桑

疑此則月窟自明李白天馬歌爲尉琰出月氏窟
背爲虎文虎骨非用此月窟也又云日逐單于
單于豈居東方耶王僧孺與何遜書臨日逐觀月
氏

金虎

甘石星經云鼎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
大鼎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文選張千子賦始於宮闈
卒於金虎注不知引此而誤自爲說

薛綜曰金虎西方白虎神王金金白也善曰應劭
漢官儀曰不測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宵旰金虎

官醫金虎言小人在位比閻相進與君為賄貪求
之德擊若金邊壁壁言言惡如虎也

觀註薛已註在前夫喜善不知而謬自為說耶

李業傳引語

鼓琴射由薄命先死

後獨行傳王莽命劉咸漢召李業業乃執刃詣門

咸怒出殺曰賢者不避害孽如鼓琴射由薄命者

先死閻業名稱故歐與之為治而反託業言

此云引語誤

古語古語杖杖引

龍不隱鱗風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

後遠民傳陳爾老父見張昇與友人並草而言相

抱而泣趨而過之植杖太息言曰二丈夫何泣之

悲也夫龍不隱鱗云安所雖泣何及乎

未嘗云諺及古語也

天祿馮馬執林俄山

漢書帝脩南宮鑄天祿蝦蟇輻水入官又作翻車馮

鳥灑路

天祿即大蝦蟇伯樂之子按圖索驥以蝦蟇為馮馬即

天祿也天祿之形莫人多刻石肖之於墓古詩所謂



天祿辟齊厭菴也

又云一角爲天祿兩角爲辟邪

二說互異何也

璠應圖曰天祿有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
道備則至漢書文帝紀鑄黃犢四天祿蝦蟆注天
祿獸也今南陽縣有宗資墓旁有兩石獸其高八
尺前而麟分鼠曳尾遠壯犬左曰天祿右曰辟邪
字皆刻膊上祿有天祿圖亦同此獸立名
伯樂子執馬經畫採求馬蓋尹杲童感語也見朝
野會載乃即謂蝦蟆爲天祿何哉

管輅

弘明集知察舞鈔文分封蟻 下句管輅事

梁湘東王簡文帝法寶聯璧序云我儲君君義邁宣

尼道高啓靈之作聲超絕發寧假卞蘭之頌知察

云

異死云魏武時南方獻山鷓鴣欲其鳴舞而無由

公子倉舒取大鏡看其面鷓見形而舞不止遂之

死

東觀記云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求平五年火雨上

以易林占之驗曰蟻封穴居大雨將至以間補曰



寒良下於上山出雲為雨蟻穴居知雨

此正引二玉事曰管輅事談

劉宋善書

董廷亮云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
無昭肥醜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
人中俊耐觀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
表其介雖不可見觀三國志注載其與表尚兄弟書
其筆力直減崔瑗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
書論云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祖靈之世以造行
書擅名既以卓犖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

胡昭鍾繇之師其法世謂鍾繇善行押書是也而
胡書體肥鍾中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
今以德升為景升大誤

甄字音

說文甄陶也从瓦聖居延及吳音孫堅入洛屯軍城
南甄宮井上自有五色氣人入井探得傳國璽以甄
與己名音耳以為受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為
之人切者也孫權即位尊吳為帝江左諸儒為吳諱
故改音直後秦諱符堅隋諱煬堅皆暫避其音
全文見在李涪鶴助編蓋甄履舊諱文說耳



吳書曰堅入洛陽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
魏宮井上其有五色氣舉軍驚懼莫有敢汲堅令
人入井探得漢傳因置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
子出奔左右分散掌印者以授井中

此吳志所引其書也堅何嘗以甄與己名首叶為
受命之符耶江左諸儒為其諱改出何典記耶
裴松之云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
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所謂陰懷異志豈所謂忠
臣者也其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聖之令德如
其果然孫堅降晉何得寶藏之而獨送六寶耶

張華女史命云散氣流形既陶既甃在帝府孫掌
經天人 茂先晉人與吳同時豈亦為吳諱耶

范書光武有先武託命靈脫自甄沉幾先物深略
緯文 薛宗豈秦人耶又豈預為隋文諱耶

會昌一品集武宗瓦容替爰命彩繡載模天真聖
作物觀禎祥以臻宣光至靈廣肥載魏德魏德又非

孫奕示見編甄有二音學者皆押先字韻及真韻
反木嘗押此皆相承之文信耳不信目之過也

按唐何超晉書曰義云落書甄應度裴秀甄擢舊
文山詩甄拔人物及左甄右甄字音堅說術之家



甄德蓮婦生來笑人并將田甄姓名字音有是
甄字二音之辨也在兩人音互用之乃專據聲音
誤其號陣之音以何令升為揚正衡又誤

水性

水性不同于陰陽經評之矣近聞太平廣記謂若孔
明時有蒲元者術甚同歐冶風胡常為孔明鑄刀劍
言蜀惟江水與劍鑄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
純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
能鑄之管子論水之木云其泉白清其人堅勁寡有
者涪水終焉補鑄之涪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

半夏丸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蒲元別傳見太子御覽刀劍部中廣記不載豈關
木耶

水性不同如悉唐制角時怯齒乎云云俱剽路史
說也別論乃識其貪博而忘稽焉惡知非有盜憎
主人抑何甚哉

鐘磬

魏書鍾磬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大辟
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拱所以析休祥
殿稱太學入編辟雍可證辟雍非太學也明矣



魏名臣奏王朗節者奏曰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埽之矣明堂云云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此見魏志胡傳注

魏自有書魏志非魏書也云鍾繇傳誤

倉舒

世孫幼子倉舒死求原厚死女合葬史以爲議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葬也

魏志云冲亡後孫某甚言則流涕爲聘甄氏亡女

與合葬原傳云女早亡時倉舒亦沒操欲求合葬原曰合葬非也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明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異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遂止

史前後無識辭其所合葬亦不止求原文也

周禮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引注亦誤

葬地從九

王仲宣從軍詩館宇充廬里士女滿葬地自非聖賢固誰能享爓休地音求九交之道也字從九從酉爓是又說文地音送从九从首九遠道也似彘背故曰



施从九首一逼為一首其施同義而異音施从音施
从音今人不識施字皆从首誤矣此見王象集古本
誤可證今本多作

施非

晉註曰韓詩曰庶庸免且施於中遠爾雅云六注
謂莊薛君曰施九文之道也

五臣作施音仇良口齟在施皆道也

選注自明曰古本何耶韻會文尤二韻通作施

探情以華

選王仲宣詩探情以華觀微知著本史記律書情核
其華通著明矣之語華考親也然史記之語觀仲宣

之詩而益明仲宣之詩得李善之辭而始白觀書所
以貴乎情證也

史記律書云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正義
曰妙謂微妙之性也効猶見也核研核也華道神
妙之道也言人雖有微妙之性必須程督已之情
理然後研核神妙之道乃能究其形體辨其成聲
故謂明矣

觀注情爲効諸道屬華道若情核其華爲句則不
過夫者明亦不云著明矣

仲宣聯文歎良詩鬼其主亦地知幾探情以華



視者知微不云後後矣著也注云華喻觀亦不云
華者觀也

吐金烏

酉陽雜俎云魏明帝時昆明國貢辟寒烏當吐金屑
如粟昆明今爲雲南服裡之縣不聞此鳥其遠至夷
徼亦不聞也段式之好辟寒大之言其著酉陽雜俎
亦似郭子橫洞真記唐人杜鴻誥編各攝虛誑殊無
一實也或者遠夷多詐以金屑倒鳥以欺僞中國如
本蜀金牛云云

敬宜鳥吐金屑名避寒金見拾遺記非段柯吉好

辟寒大也今日吐金烏避寒鳥似亦欠審柯吉名
成式曰式之不誤

碧桐杯桂林伐山

唐人碧桐杯詩酒味雖運氣香冷勝於水輪困如象
鼻是酒絕言

酉陽雜俎云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齊公殷
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置硯格上
盛酒二升以蒜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困如象
鼻殺翁之名滿碧桐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雖運氣
香冷勝於水



此後引用之而不著仍出何耶篇作亦誤

侍中執虎子

蘇則與吉茂同隱于太白山則為侍中侍中親者起若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秦寒處車驅按漢世有該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吉茂反語以戲蘇則謂不得李車較車而反執虎子也則亦為韻語以答茂驅叶音上聲與汝為韻云

魏畧舊儀侍中職者起若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甘歷縣令遂為冗散見則嘲

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咲曰我誠不能效汝寒處車驅也

魏志則先賜爵閔內侯進封和亭侯徵拜侍中

夫則為侍中茂為冗散可戲則無車耶則語自明乃云韻語故耶誤耶抑未見原本耶南史多反語如東田顛重之類茂語可反重較耶

蔡深桂林茂山

慕容氏所居山名蔡深晉書讀蔡深移構玄塞分魏晉書載記慕容廆解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首裔世居北夷邑於蔡深之野魏曰東胡父亥晦遷邑



於遼東北大康十年虜又遷於徒河之青山扈以
大林城即顯帝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
晉曰青山徒攜玄策分疆秦魏雜種奕世稱昌胤
端掩月安撫詔霜寒危唱起估險鳴張假竊神品
憑陵帝難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以野爲山誤以青山爲善深又誤

與王導書

王敦

溫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書富象人生致之自拔其
古
此通鑑晉明帝記語也綱目及胡三省註不證其

誤而公復以爲亦曠文誤矣

晉書溫嶠傳云王敦表溫嶠爲丹陽尹嶠既得選
都乃奉教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攝逆加嶠中壘
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諸軍事敦與嶠書曰太
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來誅奸臣以嶠爲首豈生
得嶠者當自拔其舌

與王導書

陶侃

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宰宰相即用爲宰相手足
下自謂遺養賊是乃遺養賊也

晉書曰郭默矯詔殺子女將軍劉胤亂軍上表討

聖與王導言云郭默後方州即用為方州殺宰相
便為宰相王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如有船艦成
資故也各德恐使有其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
以得風餐相赴豈非逢春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促
者笑曰是乃適養時賊也

合二事為一書語

璠寢王贊林伐山

劉聰以婢為后王鑿諫曰不可以汗王若貴而處璠寢
載記云王沉泰女年十四有妙色劉聰立為左皇
后王鑿等諫云沉況之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廢

璠寢汗清廟況其家婢耶
今直以為婢且增王贊何也

陸抗

晉陸抗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
人唐鄭祭問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嘗
已重方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
異矣

此陸玩之言也抗三國吳人今以玩為抗誤
尺陸清載與王丞相書玩作琬又誤

若柯

臨卽辭觀晉山簡傳及世說皆作者字蓋假借字也
又簡文帝曰劉尹若行有實理者行亦若字也今本
一作若柯于又不貫餘錄

晉書作醕而此云作者字誤

晉簡文公劉尹若柯有實理注言如若之枝柯小實
非外博而中虛也

秦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庸立合二條觀之
庸立者若柯之反也

宋有謠曰臻蓬蓬外頭花豔東頭空正可對若柯
此世說之注注柯一作打一作行一作原無定

字何嘗有解豈又古本耶

宣政雜錄云宣和初收復燕山金民來居京師者
其俗有臻蓬蓬之歌人於喜而效之其歌曰臻蓬
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月滿城不見
主人翁本廣識故京城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
幸次年二月二聖北狩

此歌云花花無艷字

一本飯為注語一云于義不貫已既自相矛盾矣
乃復改易成說遷就已意掩目揜雀竟將誰欺耶
其云偽書誤人得無自道也與夫

小說

說者云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云晉書荀勗傳云汲郡人不推蔡冢得古文致百篇數楚事一段尤妙亦小說也惜不傳耳荀勗傳云汲冢中得古文竹書詔勗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

東晉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推蔡魏裝王墓或云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衛恒傳四書體勢云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冢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候所書稍有髣髴古

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副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

恒云最為工妙為字言也乃指為小說何耶以哲傳恒傳為最傳併誤

金谷序

世說新語謂工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余嘗得宋人石刻一本今錄于此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



別處在河南將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
衆果竹栢鬱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
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謂
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晏屢過共
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簧合載車中
道路並作又住令鼓吹進奏連各賦詩以叙中懷或
不能者罰酒三十畝性命之不末懼凋落之無期故
列叙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爲詩著後後之好事者
其覽之哉

世說品藻篇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注中傳載

前文水云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閻中侯始平武
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爲首

今云宋人石劄豈容齊所載頭責子羽文意即

王祐

醜西處士王嘉隱居側處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
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
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吳吳毋有桑中之行尤爲
作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獲飾如今之走帳黃
冠道方羽客偽學欺人假冊誤俗是其故知而移於
筆札世猶傳信之源可征也哉嗚呼子晉之典故不

傳者何限而今乃傳焉于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其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偽錄注至名家亦為所惑且引用馬噫

偽書誤人

劉子玄曰郭子橫河雲記王千年拾遺記全據虛辭用驚愚俗卓哉子玄之見也余推其餘如任昉述異記虞芸小說沈約罕由公下記唐人杜陽雜編天寶遺事宋人雲仙散錄清異錄杜詩偽錄注盛行於時殊誤學者司馬公作通鑑亦誤取天寶遺事况下此

若年

公所引用其列如左

頌語云水陸萬物之中精潔百物而行乎地中風姿太玄之中精動百物而行乎天上

子華子詩也引用之而匿其名何哉

旋波發光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旦同進於吳王胤香體輕歸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烟霧

拾遺記云越諶戚吳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湄明西施而以其貢於吳吳處以椒塗之房貫細



珠爲窟說云吳王山之窟變爲之有輕霧

杜陽編云元載寵繁薛瑀英仙安王質肌香體輕
雖旋波搖光不能遺也

所引合二事爲一想未見正本耳

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
色如火波濤澎湃而火不滅名曰陰火木玄屋海賦
所云陰火渚祭者也然享善及五臣註皆不引之
商芸小說云晉明帝問宋季云沐浴久勞極不審尊
體何如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泥封記使玄龜升其

上此封塚之始

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光碑禹碣皆科斗書

香雲香雨

兩宋嘗有香也而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氤元微之
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象詩云雲氣
香流水

拾遺記云員雷之山名環丘有雲石廣五百里或

四五十或十數里駭駭如錦川扣之則片片蒼蒼
然雲出俄而盈洞天下西有星池周千里水色隨
四時變化有伊龜出矚石之上此石當于水邊



方數百里其色多紅質處似肺燒有炷香劑數百
里裡氣升天則成香雲過潤而成香雨

此謂雲雨無香誤

若云偽書誤入則除大潛筆尚當引之以病遂注
矣 千年神音先靈聖遊方誤俗者見音變術傳

與謝安石書書真 玉右軍

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順卷園
暇之餘欲與亂故得其歡衣袖杯引滿語田里所行
故以為漢家之資其為財也耳勝言即常依依陸賈
班嗣之處世若夫志願盡於此也

分甘帖

王羲之

諸君子孫遊觀有一味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

晉書曰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
古之遊世者或披髮佯狂或汗身跡跡可謂艱矣
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為慶豈非天賜遺
天不祥墮東遊還借推桑果令感歡榮幸諸子抱
弱孫孫觀其嗣有一味之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
雖悅然無殊遺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成以
輕薄庶公琅象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
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田觀地利百卷圖報未



會之能欲與就知時共敬宴雖不能風言高誅街
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
可勝言耶帝依陸賈班固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市
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前人名差誤後勞徵欠通諸所引證詎可愚耶

宗火文

趙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選閣臺而相思
也秦皇末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
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相
如則損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宋書曰宗炳字少文尚祖額荆州碑爲主簿不起
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琴大誠思經賢彦而免
置若處野樂求至領席在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
罵門周續之並抗操幽棲無因巾褐可下辟召以
禮屈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倭徵並
不應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

吳越春秋范蠡既去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蠡之
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

今日晉帝何帝耶蓋去乃爲錢金何得云聞聲耶

太極泉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款詔文曰思敬太極之象以福無方之外大極之象不知何語後周西陽雜俎仙臺有太極泉蓋神靈發祥之類也宋齊六代文人每好用僻事例如此

禮合文嘉曰禮天子靈臺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也招太極之清象以應於極之根

西陽雜俎仙臺有太極井泉此唐段柯古所著也南宋安得魯讀其書即既讀其虛亦入取以證者何耶

紫樹

南史義陽王暹傳六軍戒嚴應須紫樹弘明集玄光篇感論張魯符帶盧豬紫樹南宋晉安王子助傳子助初徽欲攻子業聞其已預即解甲下樹讀者多不知紫樹為何物按晉書職官志云穆穆之制未詳所起冠黑明綴紫樹以繒為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帶中官紫樹外官絳樹蓋戰裙之絡繫也今畫門神將軍有之俗曰驅帶又漆楮絹使魏元日作詩曰朝上豸籠冠袴上著朱衣即指此也

南史宋書暹及子助本傳並無紫樹字

宋景和中討義陽王暹六軍戒嚴須紫樹左右



徵管王琨曰元初征謝晦有寇在郢中不
須作檢取果得焉南史王琨傳

廢帝子業為壽寂之所試鄒瓊為子勛傳檄京師
明帝遣郡宰還荆州經路襄陽表顯馳書報瓊勿
解甲并奉表勸子勛即位鄂州及聞明帝定大事

即解甲下檄絕關襄陽不為而頌又得應宋書

玄光論張角黃符子魯戴絳盧棟紫物孫恩宋書

晉與服志禱禱之制未詳晉書曰職官志誤魏林伐

山又以紫擲出深書職官志漢書有志否耶

南史蔡楮紹曰陳伯之降魏亦非使也

石城樂詩注詩紀古載

石城樂宋賦管作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晉孫綽作暮
啓築城視暮容垂作樂府皆失其名當未出之

唐書樂志云石城樂者宋賦管所作也石城在竟
陵管管為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群少年歌謠通

暢因作此曲

樂苑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
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其二篇云碧玉小家
女不敢攀貴德感即千金意無傾城也

燕容曲歌晉書載記云燕容書本名宋書以畫記



乃去六以垂爲名暴客借號封告爲吳王太元八年自稱燕王其二章云慕容愆憤憤燒香作佛會稱作塙裏燕高飛出塙外

以上俱樂府所載此云云誤

通志情人桃李歌亦曰千金意不云碧玉歌也

梅根冶

古冶字或借作野金陵有冶或梅于江有梅根野或作冶字而音諸齊武帝詩昨經樊鄧復阻潮梅根冶探懷恨往事意滿辭不叙劇文多詩落日蕪湖色空山梅冶烟瓦浩然水蘆梅根冶烟迷楊葉洲皆以冶

爲野也

蘇州記云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伯不廢王茂弘所治也寰宇記宣州有銀冶今廢唐信枯樹賦云北陸以揚葉爲閭南陵以梅根作冶南畿志池州有梅根河源出九華山會於五溪支流入於江銅陵縣有銅官山有泉冬夏不竭可以渡缺烹銅因改爲銅官山嘗於此置塙

估客樂

估客樂齊武帝之所作也其辭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諸感憶蓮蓬意滿辭不叙阻潮一本作誤梅



武庫作此曲令舞管月祀之管絃帝漢教乘龍飛舟
江中以絳布爲帆綠綵爲帆緯輪石爲篙足甚高傍
者悉著薔林布作漢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云按史
稱齊武帝節儉嘗自言朕治天下十年嘗使黃金與
王同價然其從流忘返之者如此貽厥孫謀何惟乎
金蓮步地也

此子詩話所載何渚不作治耶

南史何尚之告休定省頓朝選別於治渚可云渚
渚耶

浩然夜泊宣城界排律中火熾梅根治不云水溢

也曰梅治耶曰火熾梅根治則治中之烟治中之
火也今曰野豈野燒耶

臺石通用

易始末論漢太平廣記引之作臺容海淫左傳文惠
男曰盍因魯魯女嫁狄孫平子西京賦妖盍豔夫及
姬及登穉子度氏南都賦侍者盍媚巾躡詳明五臣
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藝字可證

廣記引易是第幾卷何不明言意謂廣記繁富人
難適問故泰借之以欺人耳

海觀歌天賜易作文辭敏捷而用事舉出世誤人



有質之者則高唐賦之曰出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見也晉初葉公引廣記無亦天錫之故智乎

西京賦良注曰真惡美也

南都賦注良曰蓋頌美容也並無皆字

廣成頌田開古撰注皆治不云古字

夫一治字也欲野則野欲盡則盡爲子字者不亦
雖子使公治長有知又將有用脩大猶之諸矣

璣

璣亦王也謝希逸雪賦林挺璣樹世豈有赤雪耶李
義山已隨江令歸璣樹李長吉詩曰天碎碎璣璣

相承誤用者不考之過也

晉朝雜事云大康七年兩赤雪二頃唐五行志貞

元二十一年正月兩赤雪於京師可云無赤雪耶

選注善云璣亦玉也璣樹惡誤已先言之矣

詩木爪璣以璣璣報之以璣璣報之以璣璣毛

氏云璣王之美者孔安國曰璣是王之美名非王

名也丘中有璣傳云璣石次玉是璣非金玉也

什文曰改字書云玉璣也

錢氏曰詩言玉以璣者多如著璣舉璣璣璣璣木

亦璣璣璣璣璣璣璣五色之美非玉之名也



許叔重曰璽赤玉也世亦所謂璽玉或乃黑玉亦非赤也 反騷漢書盧駰曰璽王之璽也

乘融海賦

大運載不玄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時玄虛惜今不傳凡空書抄載其畧如滿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爲奇也

尚齋書思光傳中具載詩字句脫落雜語耳何以惜其不傳耶北堂書抄無海部二句見藝文類聚

劉須溪

世以劉須溪爲能賞音爲其於選評李杜諸家書有

批點也予以爲須溪元不知詩其批點詩者云詩象丈處爲一厄五言賦於建安而勃窣爲甚此言大本已迷矣須溪使知李杜而不知選詩又李杜之所自出予嘗謂須溪乃閩尊嚴殿段鋪客人元不啻到蘇杭南京機坊也

前引北堂書抄惜海賦不傳公自謂開鋪客人耶到機坊者耶

答劉繪書

沈約書牘

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禁中即不足以偶三絕漢安石嘉歎之有補時無風藻乃有碑無文况文憲王冠



良妻論係刑字內自非一代詞宗雖或為此約說則
鄰人名不入第詞詞令皆便是以札許人間合整類
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論諸沈約為竟陵王碑文約答曹暉之後竟為之令
文選有此碑文當以此入補註

此沈約答樂為曹暉答劉繪誤

文選有齊安陸昭王碑碑文無竟陵王碑也謂當
入補注不知真之何所

南齊書文獻傳章王良也文宣竟陵王子良也以
文宣為文獻是又以他耳為景耳也以獻為宣亦

誤 子良傳載史范雲下妻為子良立碑事不行
文選有任昉竟陵王行狀又非休文也

梁武帝父子詩識

梁武帝冬月詩雪花無有那水鏡不安堂梁簡文詠
月詩飛輪無轍明鏡不安堂竟成二識

南史賊臣侯景傳云簡文寒夕詩云雪花云云又
詠月詩云飛輪云云後人以為詩識謂無帶者是

無弟不安堂者甚疑不安輪無轍者以御陵名堂
空有赴援名也 謂梁武帝父子誤

和南



弘明集言擊勸尚為和南今法帖中有此語觀者不離也 釋林鎮云

弘明集言擊勸與釋道安言擊勸和南云弟

李交州森與釋道高蘇儂不見形書云伏願大和

尚意懷允納下心無惜神語弟子李森和南又與

道明書李森和南云願大和尚垂納亮狀

廣弘明集徐陵諫浮法師羅道書言必闡黎和上

書輒致敬和南今以和尚為和南誤矣

正揚三表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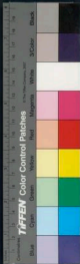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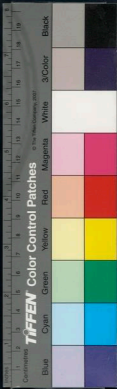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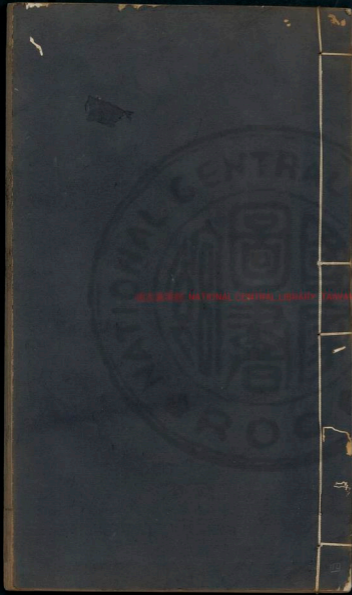


2025/08/28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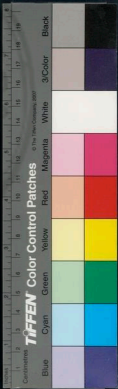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臺灣中央圖書館 TAINAN R.O.C.





2025/02/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SC302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揚卷之四

苜蓿

梁崔祖思政事疏曰劉備取帳構銅鑄袋以克園用
魏武遺女皇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繡衣賜死宋武
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帳若鈔蚊鳴三齊苜蓿五蓋藍
桃花米飯祖思所引二君事皆本史所不載者又苜
蓿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苜蓿字

汝南陳羅文時伯甫

字書苜蓿音仙草名似芫何云字書無其字

答廣信侯書

貴安王



仍承繼賞山中遊心人外往而不返有會言言物
從務無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

晉安墨簡文未爲太子時封也廣符侯蕭暎也書
見廣弘明集

此宣之晉明帝陸琬劉琨問蓋見有晉字耳

與東宮官非弟王規 司空王果

王威明風韻送上袖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

俊人也一翫過隙未歸長夜金刀梅子長淮絕澗一俊人

梁書曰王規卒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令曰成

明昨宵春蠶祖化甚可痛傷其風韻云云斯實俊
民也云俱性之傷信非虛說

此墨簡文令也今日司空王果誤兼見三國魏志
何氏語林作昭明誤

書曰侯民用章

國策武靈云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

此所引南史中節文迥唐蓋改民作人安稱子美
之詩爲出此耶

江淹雜體詩朱轍成髦士長纓寄俊人則又前於
簡文矣



澗頭歌詩話

澗頭歌云澗頭大如樓覆唐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
浦忌經過此舟人商估刺水行舟之歌樂府以為樂
簡文所作非也蜀江有瞿唐之患桂江有桂浦之險
故涉瞿塘者則學澗樓淺桂浦者則學金沙今樂府
桂浦作桂樺非也

此引通志而誤者水經注云白帝山城水門之西
江中有孫石名滄浪石江水東運廣峽豁乃三峽
首之也峽中有瞿張黃龍二灘水回復沿沂所
忌國史補曰蜀之三峽最號峻急四月五月尤險

詩行者歌之

北樂府所載未嘗以為簡文作桂浦亦非作桂樺
也今云云俱誤

鸚鵡洲

王僧虔傳侯景盛夏有龍五色入城南號鸚鵡洲水

梁書王僧辯傳云僧辯攻郢入羅城有龍自城出
色光耀入城前鸚鵡洲中

僧虔宋人齊永明三年卒安得至梁時見侯景也
明駁使



本爾辭猶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或改明作鳴非也駝卧腹不帖地為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遠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見小說

後魏書云高祖不飲洛水常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回恒州取水以供磨馬

明鳴之誤西陽雜俎已載之矣

狐疑鹿頂

登龍門侍即明火還曰狐性多疑鹿頂多節狐疑猶預因此而傳耳乃知猶即鹿也

此語惟見西陽雜俎無以鹿為猶恐亦編採

郭璞曰鹿似鹿赤黃色大尾陵鼠江東呼為鹿猶雅曰猶如鹿善登木此獸性多疑處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則恐人來害之每頂上樹久久度無後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又說文隴西稱天子為猶俗謂天子隨人行每預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言猶豫也 漢書作猶與

玉蕊

俗謂風曰玉蕊毋徒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粟怎禁他玉蕊今早宋詞亦謂云玉蕊好此方便史簡



無兒創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暴於節婦野人相傳
以為孟婆發怒按北齊字彙縣野陳國陸士秀江南
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濤無帝之女遊於江中
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節婦祀志以
地神為泰娼此言雖謬亦有自來矣

宋徽宗在其書清明日詩曰昔母初生認紫烟雜
此地寒食無家行帝使感帝城春色誰為主遺
野母生 鄉間涕淚連又賦作小詞云孟婆孟婆你做此方便
吹笛船兒倒轉孟婆 尊母孟婆正是的對

漢書郊祀志惟太元尊媪神紫蓋注云泰元天也
媪神地也不云泰媪

北戶錄孟公孟姥神

助驗事未審所出不敢強為之說但一云騎驛事
不着所出一云宋汴京句欄語自為異同殊為可
疑恐亦如衝波廣記之云耳

二唐書

五代劉餗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脩重脩唐書遂有
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故不知其優劣近南園
康公漫錄中載其致處以舊唐書新唐書之誤良決人



意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
則穿截晦澁事既往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爲宋一
代文人而劉廙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頗殊科絕
應如此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知可盡誣乎
今日載二書之文於左

二書辭多此不書

惟唐書石晉宰相劉昫等撰非詢也

新唐書姚崇傳贊曰姚崇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轉
政頗不備故兩帝史不傳劉開元初皆以施行信

不誣已

困學紀聞云崇十事見開元并乎源通鑑不取

通鑑考異云昇平源人叙景就所作故不取云

今教書具在可得云云耶

劉展作選詩補註所見蔡邕如儲光義詩格澤爲君
駕格澤星名大人賦建格澤之長竿是也履乃云獅
子名曰白澤白與格相近白澤即格澤也此何異行
學允之欺小童耶甘氏星經彼不點目謂史天文亦
當觸手難說若此何以註焉

據此說計劉氏自祖諸無古人矣如二唐書



之辯大書於碑苑特書於總錄不知於前教書亦
會然日觸于否耶

石有赤心

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
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
此石固有赤心其誰意皆謀反即唐史所引蓋此非
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此語所出誠可為史中笑柄耳
舊唐書云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顆赤語闕無
進諸宰相詰之曰云此石赤心所以未進李昭德
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

皆天 新唐書同 語林亦非異書也云日知誤

小司馬索隱注錄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火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
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
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植
蓋不曾見之妄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
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特過則大邪
不生賞施於告姦刑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
他獨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
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臻至於父子相殘

而鞅自不能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索隱司馬貞所著非承續也

索隱曰按商君書云云今云未見爰說何耶

又據鐵論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為秦致利成業
則開塞俱實字也乃云第七篇寒矣開之不類

劉綺莊詩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揚州送人詩云桂楫水前
舟風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
影歸風引棹歸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綺莊不知
何時人詳詩之聲調必初唐也

綺莊大曆時為崑山尉作崑山編行於世見崑山
志及中吳紀聞非初唐也

綺莊集有上白徽中啓

桃花行

唐白貞觀至景龍詩人之作畫是應制命題既同體
製後一其詩繪有餘而微之韻度獨蘇頌東望春
春可憐一篇迥出群英矣予又見中宗賞桃花應制
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一絕云源水蘂花無數開丹
枝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復摘水
此詩一出群作皆廢中宗令宮女唱之觀桃花行情



不知作者名然宋元近時選唐詩者將百家無不選此者未之見耶不之識耶

景龍文館記云四年春上宴於桃花園群臣畢從學士李嶠等各獻桃花詩上令宮女歌之辭既清婉歌仍妙絕獻詩者舞蹈稱萬歲上敕太常簡二十篇入樂府號曰桃花行

文苑英華徐庠伯詩也何謂不知作者名耶又謂最後小臣及諸作皆賡亦誤

劍門詩

予往年過劍門聞絕壁上見有唐明皇詩云劍閣橫

空峻峯與出轉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懸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陸爾勒銘才是詩英華及諸唐詩皆不載故記於此

此詩品彙本甚等多載橫空峻一本作盤空度今云諸唐詩皆不載何耶

唐詩紀事云帝幸蜀西至劍門題詩曰劍閣橫雲峻云云至德二年晉安郡守賈滌勒石

苦水變甘泉

李錫之盧城令愛安泉爲甘泉凡水之性味色香出長顯伏皆地脉之異有所產歟惠州之佛旣院泉



魏家湯如也西來冷時如也

太白集鈔爲屢致令非虛也

李白出處

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唐明令之彰明也讀書於縣南之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指此山今以爲匡廬非也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歸來乎此見吳公類要

容齋二筆云杜陵李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爲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齊漫錄內辨誤一卷引杜田村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

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於大康山有讀書堂見存其宅在清廣鄉後廢爲僧房讀書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列李集首戴范碑凡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以來編於萬籍神龍初自碎禁遷廣漢因僞爲郡人初無編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爲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耶歐陽志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嘗以



范疇爲正

李與韓荆州書白隴西布衣流落江漢

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采海內爲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
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按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
下以聲妓自醉效謝安風流自強東山時人遂以東
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覺而稱之耳流俗
不知而引杜詩爲證遂於郢書燕說矣噫寥陋一至
此哉

是公武讀書志載人名地理多誤如云李太白爲山

東人不知樂史所存謝太白携妓遊山慕謝安之風
自稱東山李白杜工部固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
而俗士不知倒之爲山東也

樂史序本集其載併無慕謝安風流自競東山之
事 白事見新舊唐書本傳及南部新書

傳三新碑杜田既欺人於前代樂史集序吾子獲
作偽於今時故知心勞日拙實繁有徒矣

吳元濟將敗之札

裝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證云井底一竿竹竹色
深綠綠鷄未肥酒未熟陣車兒即且須縮有識之

白鷄未肥肥去月乃已字酒未熟乃甯字後果以乙酉日擒吳元濟宋人四六有學懸風獵智之鷄碑下句正用此事風獵張湯傳

晉書云戴逵總角時以鷄卵汁澆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爲文而自銘之詞意器妙

宣室志云元和十三年裴度擊吳元濟封人露城濠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爲銘曰云云有一辛辨之度擅爲奪將

此止云石不云碑曰銘不曰謠也

所引二句唐丁明晦芝田錄序語也亦非宋人四

六

大顛

韓文公與大顛書前人論之詳矣蘇東坡則力言其爲僞宋晦養則力辨以爲真宋有折其衷者予觀黃東發之說有云韓與大顛書東坡謂妄撰而晦翁載其全書以爲真愚平生請其書真見其與韓文同蓋公學佛猶辨其爲僞而先生闢佛反指以爲真所不可曉况據韓文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今請之者四書又亟以道爲聖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說與釋愈

而少變其說尚近人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其道
尤不可曉也愚按東坡朱子之徒而後其說如此天下
之公言也又有一書人未之引李漢編韓文序謂枚
拾遺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七百篇今內集是也外集
皆非公作而此書正在外集其爲妄撰尤灼然矣或
曰晦翁必欲以大顛書爲韓之真何也予曰此殆難
言也可以意喻昔歐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
許者謂如善美者常留一着歐公之於尹師魯留一
着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
然朱子豈不知大顛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意爲

可信人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
朱子語錄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死案嗚呼晦翁
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耶愚嘗嘗與大顛書刻石於
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者猶
嫌書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
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爲出於韓何哉李白作
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
顛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實雖心知其非
乃取瑕瑜而掩之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
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感後人尋入闕增以

蔡公也以此證之則死者猶可翻也嗚呼至公無我之心自聖人以下皆不能矣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韓郁外集題注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本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乃由兵部為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耳又潮本並禁不見有此書使靈山龍有此刻某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之妄也

陳氏曰韓愈文外集皆知舊本獨用方本蓋大顛三書決以再乾筆無疑方氏未足責晦翁義尚

一世而其所定者乃尔殆不可解

前人俱已辨明不能盡書姑實勿論可也

唐詩感興

唐詩春機不用藏經纒又望見藏經果翠華藏經辨名曰簿中有之孫氏瑞應圖云藏經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今之字吾何解為草木之狀未得其原也

蘇異記藏經金錢屈伸在人顧况詩春機不閉

藏經纒絲水迴通宛轉輸

子庶賦錯書翠之藏經註明錦貌封禪書紛繪故

吳胡廣曰藏經交頰也張揖曰藏貌南都賦望



古今歲時建大常分耕耕汁歲興華華貌

錄異記杜光庭所著異感觀雜事

府國中歲歲中賦興委稱是後太守至慶見一婦人往就之後又遺一雙額太守不能名頰曰此歲裝額也以金鍍相稱俾在人實寶物吾方當去故以相別慎勿告人後二十日患遣兒迎妻守乃帽云云兒見額是額不能自勝

此詩聲胡作非額兒也

魏文帝滄海賦賦詩茶以歲裝

何晏營榻殿賦冠羽毛之歲裝

古樂府烏夜啼云歡下歲裝喬文保那得住

劉孝標與舉法師書歲裝秋竹照耀春松

文心雕龍續侯桐聲荷歲裝

鄭昌津陽門詩迎銀歌吟王宮穆堂見舞帶金歲裝

先引則謂之旗後引則謂之額若引此必當謂之

簪帶與竹矣

石尤風

即壬元留風秦詩云知有前船在難分此夜中矣



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打頭逆風也行舟過之則不行此詩意謂行舟遇逆風則住故人置酒而以前期爲辭是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矣語意甚工近日吳中刻唐詩不辭石尤風爲何語遂改作古澤風可笑又可恨也

古樂府宋武帝丁督護歌云碣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似非打頭風也

瑟瑟

白樂天琵琶行風葉散花秋瑟瑟此句說妙楓葉紅表花白映秋色碧也瑟瑟珠寶名其色碧故以瑟瑟

影折碧午讀看草草不知其辭也今以問人報答曰瑟瑟者蕭瑟也此辭非是烟證之樂天又有暮江曲云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此瑟瑟甚重瑟瑟正言殘陽照江半紅半碧耳樂天有靈必驚予爲千載知音矣

劉楨贈徐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水經云漢水東逕風谷北口嶺遠溪深澗峽近噴氣灌漭以瑟瑟風殘廢而殘廢故川各擅其目矣

此瑟瑟豈珠寶也耶

雜考



蘇軾名古庸慎地也其地產寶石大如巨粟中國
謂之蘇鵝文與可朱攬歌云金珠翕弄深機甚繁
朱櫻斑若頰上草離宮促薦新露監宵龍瑞瑞簇凝
霞作九珠尚飲油露成津密初劉君王午生鼓荷前
翡翠一盤紅鞋鵝鴨當御西江月詞云蘇鵝針紅帶
柳琉璃添綠干橋人聞花月見新妖不教江南蘇小
恨寄飛花最教怕隨綠水拖近雙魚風送不蘭梳理
綠荒鵝報曉二公詩詞皆用蘇鵝事人罕知者故詳
題之

唐代宗時楚州乃真如李氏者得天寶曰紅鞋鵝

大如巨栗香爛志朱云見楚州刺史鄭略記

唐書外國傳蘇鵝附勿吉國下亦不云出寶也

瀛涯勝覽云蘇鵝國西瓜一枚用二人舉之今紅

子西瓜可云蘇鵝子

六赤打葉子

李洞集有帶龍河李即中先憂六赤後因打葉子因
以詩上其詩云紅蟻香烟撲畫檣梅花落盡度桂清
光經國魄如山吟彩錢方牙著腕輕質帕車來獅子
裘金盤引出鳳凰傾嫩黃長兆在周臺六赤重新物
印成六赤者古之變夏今之變子也葉子如今之戲



平酒令卽氏書目有兩唐李益主妃周氏編金葉子
格此戲今失傳

咸定錄云唐李益爲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蓮江
行因挾輒子蓮明之葉子咸適以乘天下尚之不
知正應本朝年許正體書葉字乃二十世木子自
武德至天祐格二十世

歸田錄云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
因人有姓葉者葉子青者格此格因以爲名此說
非也唐人底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
葉子凡文字有檢用者卷軸雖數卷舒故以葉

子寫之如吳越錢唐韻李邵彩選之類是也散子
格本儀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爲名耳唐世
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末初猶然後漸廢不
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昔楊大年好之
仲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註之余少時亦有此格
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房千里散子選格序云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
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驚艫野浦下三日
遇二三千號進士者以穴轂雙雙爲政更投局上
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定數豐貴而約賤卒局



有為爵採而上者有貴為臣將臣者有連得之名而後不極者有始甚微而欲升乎上位者大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

王起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賦王起云玄龜食塋飛鼠斷猿浪躑鸞鶴青嬰赤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擢字試之起曰臣于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敘字耳

雲溪友議云李峯註黃帝陰符經至命歌之制在氣經年憮然不解忽蒙為大人教之所謂玄龜

以小服大皆得衣之旨又云王僕射起武宗召至殿陞曰朕近見二字一乃一旁莫能詳也特詢于卿對曰臣于三教經典竊嘗徧覽向者一字群書未見未審天顏何文而得周穆王傳有蒼狗二字經昔儒宗但言古馬名不敢分為飛兔騶象于今靡有詳之者也上笑曰知卿夙學儒宗朝偶為此二字相試非子經傳而得之遂賜金錄等以李峯為王起武宗為貞觀俱誤

五代史

歐陽氏五代史舉之太過其云至云勝于史記此亦



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墨齋實未也史記自左心
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爲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
筆力亦由其書會稽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
司馬相如東方朔董誥名人文章以爲模範也五代
史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亦甚靡不振不足爲
河馬遷家奴而云勝之非欺天而人而何

閩人可謂乃云欺天豈天亦讀書耶

子瞻論歐陽公曰五代史可謂後也乎公曰備其

此竊有善善惡之志許公曰韓愈得此意者

善也惡也公曰然許客黃者

他如介甫嗚呼之請二等文字之識在宋固自有
後言矣獨奉一隅誰爲定論耶

呂蒙正

呂蒙正父龜圖多肉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
之頗淪墮窮之劉晉不嫁及蒙正登任乃迎二親回
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儼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御氏聞見錄云呂蒙正微時於洛陽之龍門利涉
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
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枚於地公悵然
取食之後作相買肥澤賦也南下臨伊水起亭以



籠爪名馬不忘食踐之意也

鷓鴣獄

范伯諫曰秦牛以蹊田而奪之牛此王安石鷓鴣獄也兩相牽引以入

宋史仁宗嘉祐四年王安石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鬪為其僭求之不與將與之呢鞞持去少年追殺之問對管此人死安石駁之曰不與白持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送劾府司失獄串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為是詔放安石罪安石不謝御史劾奏之帝亦不問

此正正與蹊田奪牛事類何謂牽引以入耶

香密米天

歛馬用之不生現消雪聲聲龍髯而莫遠湘雨水天洪皓奏徽宗文

宋史宋升在金奏送徽宗大行之文也王倫歸自金以文為獻帝感泣官其親屬曰洪皓誤

容齋隨筆有餘在冷山鳥徽宗功德院云云文多不載

龍籠

龍籠竹名年老曰龍籠言如竹之枝葉搖曳而不籠



自禁持也

南越志云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

圍長一二丈葉若芭蕉謂之龍鍾竹

魏杜弼爲侯景徵梁文委慈母如脫屣妾寵弟如

遺棄况鍾律十篇又成行

周王象與周弘正書云投筆攪紙龍鍾擗集

裴慶云見我乾健故相感耳微時在天津橋言也

聊戲元哉將公別裏詩公來世不欲龍鍾

昌黎詩每首吟送君西去遠生春恨

胡曾題鴨綠營詩鴨綠營中

天閣象緯通

杜工部麗門奉先寺詩天閣象緯通或作天閣殊爲
亦魂章表臣詩語探舊本作天閣引史記以管闡天
之語其見卓矣舍又按文選潘岳秋興賦闡天文之
秘奧注引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路之臺闡天文杜子
美爲精文選者也其用天閣字正本此况天文卽象
緯也不但其字亦用其義矣子美復生必以余爲
知言也

闡天文之秘奧闡居賦語亦非秋興賦也張表臣
珊瑚網詩話云杜洪龍門奉先寺云天閣象緯通

雲脚不蒙冷予曰星河垂迥空翠水非如所引
云云也

西清詩話云杜宿龍門詩天關字刺公云當作關
然章注東都記龍門遙雙關以與天內對峙着天
關焉此宿龍門詩也用關字何疑數此多誤解亦
庚溪詩話云常迷云云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爲
天關王介甫政爲天關蔡與宗又謂世傳古本作
天關用雅字以管關天爲證皆臆說也且天關云
云冷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關之高則勢逼氣絕
以我雲冷之幽則冷侵衣裳語自渾成

遊山清話云杜詩天關胡公政爲關黃魯直對象
極言其是劉貢文曰直是怕他

文程

是解九歌衆亦約今載文程王逸注云神靈而不言
其狀按山海經覽爰之山有獸焉狀如狸而有冕其
名曰類自爲牝北余在大理常見之其狀如狸其文
如豹土人名曰香髦認即此物也星家衍心星爲俗
二十八宿真形圖心星有牝北西靈其王逸所謂神
靈之說乎

九歌注王逸無神靈字



前既引類後又引心是爲然一物而能兼三信神
經哉

力乃雀鷓傳三傳曰謂孤爲狸非但不知孤又不
知狸其是之謂字

孟浪之言

孟字常音麥分韻當與夢同而今乃與漾同韻非也
今韻錄已引淮南子正月之孟陽氣始動爲證以辨
其非近觀莊子孟浪之言古本作孟字从亡从血音
見浪切則孟與浪本二字不可混爲一也豈浪之孟
當在漾部而孟仲之孟自在送韻句疑焉

莊子齊物篇云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
道之行也注孟如字徐武黨及或武葵反浪如字
徐力黨反何云孟浪言漫漶無所取舍之謂李云
猶寂寞也崔云不精要之貌

按此諸本皆作孟字今獨作孟謂出古本豈關本
耶孟出歌韻謂當與夢同及與漾同韻俱誤

秩微同

古字秩與微同莊子夫子軒輶絕塵而回蓬乎其後
今韻圖秩作送送安其義戰國策王者備數之途注
秩微同車迹也



莊子田子方篇云奔逸絕塵馳騁字文得誤法頃也
字 國梁新政始妻曰帳音會注軍相過也 史
記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索隱曰散軼也
字書曰軼侵也突也既也安得爲軼字乎

貌字音星

莊子人貌而天史記郭解贊人貌榮名唐楊妃傳命
工貌妃於別殿皆作人聲讀杜詩畫如山工貌不同
又曾觀先帝照夜白又展貌尋常行路人梅聖俞詩
效娥貌玉軀即解自注音星

田子方篇注云雖貌與人同而獨任目縱史游俠

傳云說云人貌聲名豈有既乎徐廣云人以類狀
爲貌者則貌有美善美惟用聲名爲飾表則稱譽
無極也二字俱無入音

陽溝

荀子入其央廣注中廣也今人家出水溝則如今稱
出水竇曰央溝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稿平
溝之鶴稱羊溝不知何得修作陽溝云對陰溝之稱
但未見所出耳

莊子注羊溝關焉處

中華古今注羊宮縣關焉

郭璞爾雅注陽溝巨壑古之名溝



酒史

儀禮聘禮疏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酒史焉注酒史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展燕不殺滯故少頃之間皆稱浪史酒待也左傳寡君須臾是也更字從甲從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酒史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

本註曰明後之云云請自辭之

帆帆

曹真右馬與鶻旣言馳驟如風帆也俗遂制帆字音

義與帆同然亦聲矣

帆字見說文馬部徐鉉等曰舟船之帆本用此帆字今別作帆此云俗割豈數重在曹真後耶又博雅帆帆走也釋文得帆送帆更聲哉

鄂字从下

文選蒲賦不占成節鄂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也非此所施也據此則節鄂連編字皆从下而今刻本皆誤从下

今選注無從邑下三句豈所引古本耶

款又花



款冬花即爾雅所稱堇菜類凍者紫香華生水中十二月雪中出花郭經生述征記云落水至冬歲屬則款冬茂悅曾水之中傳咸款冬賦序曰余曾逐禽登於此山於時仲冬米變龜谷積雪被崖觀見款冬雖然始數佛經云朱天鐘石不靡蕭丘之木凝水慘淒不凋款冬之花乃知唐詩僧房逢看款冬花正十二街頭春雪是也詩人之典於時物如此

抱朴子屬靈葛云殺水慘淒而不能凋款冬之花朱賦鐘石而不能虛靡化之木

此云佛經是何卷中語蓋知辨正耳

盧葦

吳起云夏祭之國盧葦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注云盧葦地缺頓按北方謂水黑曰盧葦即古臯宇盧葦即盧溝也溝與臯音相近蔡都安邑盧溝正在其北盧葦葦龍皆北方水名又洪盧薺名言湛然如水黑也盧葦亦以黑色名之可以互證

史記起傳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通鑑綱目併因之則國策所謂盧葦者蓋其異名或臯宇說耳若云盧溝正在安邑此則盧溝在燕安邑晉地與太華河濟綿延無干若謂盧葦為黑



即以盛清當之因彙補註虛一作盛將復何解即
且以翠為翠也清音相近更為牽強

荀子代翠而食注翠當為澤澤蘭也俗書澤字並
水傍翠傳寫誤也又云翠正春鼻韻會澤亦作翠
說文翠伺視也从橫日从夬音與逸同

家語望其廣翠如也注高也列子翠如音翠荀子
卓如注當為翠又翠中天下新序作翠字

汲冢古文云太唐居時尋翠亦居之翠又居之括
地志故鄆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蓋翠所
居也是筭非都安邑矣安邑平陽晉陽禹所都也

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
占月而誤也古者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
于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
後說為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
音俄易小象以失其義叶凶如何也詩以樂且有俄
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邊其俄叶不偏不頗史記徐
廣注音儀船作俄漢碑凡羣義皆作象儀則嫦娥為
常儀之誤無疑矣毋以語人或猶未信乎曰小說載
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打學究題為杜十娘遂作女俠



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議之為婦娥即拾遺之為十姨也

此亭齊佑畢緒論耳周禮註以下見洪景伯諫什席上竊談云温州有土地柱十姨無夫五撮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柱十姨以配伍撮鬚合為一廟問柱十姨為誰曰杜拾遺也五撮鬚為誰曰伍子胥也少陵有靈必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為十姨豈不難哉耶云杭州劉伶恐別有見歸藏云常娥奔月是為月精非始淮南也淮南云奔月或作坐函藥以為死畜之肉可復生也

丁字有尾

承經注載齊地撫御古塚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字有尾李頎注云丁字書寫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

莊子丁字有尾李注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字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非注若此豈可謂其非以通已用手

淮南子云馬蜚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符教而成光
人乎注蜚蟲音無知蜚蟲之名甚奇

此容齋四筆說也又說林云狂馬不觸木狗犬不
投於河鮪蜚蟲而不自隔又說人乎

文子云蜚蟲雖然不害其所愛注蜚蜚無耳鬣此
二說可專以名馬而奇之平容齋失考於前子復
子謀於後何耶

真珠船

王敬之云讀書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船
王敬之云讀書得一異事如得一真珠船

鮑姑艾

世傳鮑姑艾五月五日雷灼龍文鮑姑亦仙女流也
宋人五日帖子中有用此事者

裴鋼傳奇云貞元中有崔燦者中元日在番禺開
元寺脫一老嫗之難異日嫗以越井崗艾奉之曰
可愈禿鬢兼獲美艷燦後誤墜穴中見大白蛇有
斑灸之應手墮地遂跨蛇行至一洞府有小青衣
云王京子送崔家郎君至矣湏臾有四女酌醴侍
之及出四女云中元日吾輩當送同夫人往也知
有鮑姑艾可留少許如期果至乃知向入符位矣



耳遂以為室因問姑何人曰醜觀女着洪妻也
何以呼蛇為王吉子曰安期生嘗跨斯龍朝玉
此云五日灼龍女當別有見

古碑有神物護持

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王德中劉
述夫御史讀為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錮之復為完物
鏡州薦福寺碑為雷所擊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
裂合而臥齋之猶可摹印惟西忠為子言觀見許子
墓寄一本尚未獲也以二事占之古碑似有神物護
持

金石錄云雲麾將軍李琚碑李邕撰并行書天寶
元年正月立蒲城或當有之不敢強所不知其處
福寺則余與姚江張汝宗岳禱游者訪碑遺址若
罔聞知稽之郡志文亦不載而其說若此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雷轟薦福碑事見楚僧惠
洪妙齋夜話頃歲婁彥孫機自鏡州通判歸詢之
云薦福寺雖號都護巨剎元無此碑乃惠洪偽為
是說也

太白清平樂辭 以下詞品

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辭云禁庭春晝鶯羽披新繡



章巧采花下開只賭味濃滿斗○日晚却理殘妝御
前聞舞霓裳羅道殿之念幻旋折旋消得君王其二云
琵琶秋月夜探金窓嬈王帳鴛鴦噙蘭露時落銀燈
香地○女伴莫話秋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
媚宸遊教在誰邊此辭見昌鴻退雲集載四首黃玉
林以其二首無清逸氣韻止選二首慎嘗補作二首
李潘松窓雜錄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銜四
木移植於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
真妃以妝鏡從李龜年前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
妃子何用苦言詞為神龜年宣李白進清平詞詞三

章白宿醒未解因接書賦云雲羅衣裳花想窈窕
風拂曉露華濃君非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
逢一枝紅記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
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花傾國兩相歡當得
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龜年遂以詞進上促龜年歌之仍自調玉筍倚曲
以媚妃自是顧白尤異於他學士

張君房睦說指此三首為清平樂曲遵前集及樂
府詩集止曰清平調今據所引復有四首不知當
是何時所進且其詞全不類謫仙語豈昌鴻筆



入者耶

菩薩蠻

西域諸國婦女編髮垂髻以雜華如中國髮髻像纓絡之飾曰菩薩蠻曲名取此

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足犀犀明霞錦其

國人危髻金冠纓絡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

優遂制為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登其詞

此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今孤相國假溫

飛蜀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遺言於人由是踈

之

如夢令

唐莊宗辭云曾宴桃源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

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此莊

宗自度曲也樂府取辭中如夢二字名曲今誤傳為

呂洞賓非也

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三

十二字云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古記又

使翰林作數篇

一名宴宴源東坡云莊宗製名嬾其不馴雅改為

如夢蓋其中有如夢如夢句也



鬼仙詞

曉星明滅白露點秋風落葉故址頽垣岑荆冢墓前
朝宮闕長安道上行客依舊利深名切政變客顏
消磨今古龍頭殘月此五代新說載鬼仙辭也非太
白長吉之流豈能及此

古今詞話云蜀州王守有門下客遇紅華花作祟
贈柳稍青詞云依稀曉星云若是鬼諶則小說
有之倘或人作此詞以詭世其人亦必為鬼錄矣
蓋其意皆幽陰中不祥語也

五代新說唐高宗咸亨中張詢古所撰載梁陳比

齊周隋君臣雜事也時白賀尚未生豈謂前生之
鬼耶蓋正知梁唐晉漢周為五代耳

盧絳

盧絳南唐人夢一婦人歌苦陸蠻云王京人去秋蕭
索盡燕雀起梧桐落欵枕悄無言月和清夢圓骨
聲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其
應不著辭頗清潤特錄之

絳事見馬令南唐書本傳未分作獨自倚闌干衣
襟生暮寒云

龍衮江南野史云盧絳病困忽夢一白衣婦人教



之食糜而愈道數夕入夢前婦人云妾乃王真也
太尉富貴時至可詎都城妾有一詩一絲以助行
旅十年之後當於孟家陵上奉見歌其詞云清風
良月夜深時箕箒常虛即恨尚遲他日孟家陵上約
再來相見是佳期言訖而去婦驚覺果獲其繒由
是自負入金陵其業讀後主聖宮柱國唐亡歸宋
以驚慎儀事坐誅既出乃呼延贊當視行事將至
梁門繒遂顯見據一白衣婦人來宛同昔日夢中
因嗟曰玉真矣何至於此乎替問其故繒乃白其
夢緣復問孟家陵言乃者曰斯場是矣因數指迨

今十年歎曰昔日之夢今果驗矣死復何恨玉真
姓耿氏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嘗坐法與繒同場
斬焉

法曲獻仙音

望江南即唐法曲獻仙音也但法曲凡三疊望江南
止兩疊耳白樂天改法曲為憶江南其辭云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二疊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三疊云江
南憶其欠憶其官均宋紹興中杭州酒肆中有道人
携烏衣推琴女子買斗酒獨飲女子歌以侑之教



非人世語或記之以用一道士道士曰此赤城謬夫人作法駕導引也烏衣女子蓋龍云其辭曰朝元路朝元路同駕玉華君千乘載花紅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迴望海光新二疊云東風起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雲半動飛花和雨着輕綃歸路碧迢迢三疊云屬漢淇濱漢漢天漢一簾秋自洗玉舟蒼白酒月華微映是空舟歌滌海西流此辭即法曲之聲文士好寄故神其事以傳耳豈有天仙而反取關元人間之腔乎

陳去非云世傳項年都下肆中有道人携烏衣推

鬻女子買針酒獨飲女子歌詞凡九闕皆非人世語或記之以問一道士道士驚曰此赤城謬夫人所製本所慕真君法駕導引也烏衣女子疑龍云得其三而亡其六擬作三闕云

曹悅樂府雜記

段安節樂府雜錄云望江南者因朱崖李太尉鎮

新西日為亡姬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進入

教坊遂改此名一名夢江南曲也

王灼碧鷄漫志云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自注云

此曲一名謝秋娘后人又取樂天首句名江南好

唐法曲獻仙音在宋已無知者歐陽永叔及沈存



中等皆止稱遺聲

詳見碧鷄漫志今概指為

望江南恐未然

劉禹錫憶江南止二疊詞

周美成林耆卿有法世獻仙音薛俱長調也

朱叔真元夕辭

朱叔真元夕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興盡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辭則佳矣豈良人家婦所宜耶其行可知

此朱叔辭也或云少落指為叔真不重誣人耶

白團扇歌

晉中書令王珣與嫂婢謝芳姿有情愛徒白團扇與之樂府遂有白團扇歌云白團扇憔悴無復理羞與即相見其本詞云情車薄不乘步行躍王顏逢僕都共語起欲着夜半其二云團扇薄不搖窈窕搖蒲絮相憐中道誰定是阿誰非其三云御路薄不行窈窕穿迴塘團扇障白日而作芙蓉光其四云白錦薄不著趨行着練衣異色都言好清白為誰荒薄如唐書薄天子不為之薄芳姿之才如此而屈為人婢信乎佳人薄命矣元開漢書見一從嫁膠膠作一小令云鴛鴦臉霞云

車亦相類而可笑併附此

古今樂錄云晉中書令王珣捉白團扇與嫂婢謝
芳姿有愛情好其爲嫂謹捷婢過苦王束亭問而
止之芳姿素善歌歎今歌一曲當教之應聲歌曰
白團扇辛苦五留連是郎眼所見環間更問之汝
歌何道芳姿即改云白團扇憔悴非昔容羞與郎
相見後人因而歌之詞凡六首無名氏撰錄
文獻通考云婢善好歌而琅好持白扇故云
影雅賡復云周德清書所見朝天子辭也見楊
朝英太平樂府

揚柳枝詞

周德華詞
宋

清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情人橋上
別更無消息到今朝唐絕句寄神品

雲溪友議云嚴誠即許晉園公次子也足情調善
談諧與舉子溫或爲友俱善歌曲迄今飲席多是
其詞有德華周氏者劉採春女也雖羅頤之歌不
及其母而楊柳之辭採春難及湖州崔鶯言郎中
將至京洛豪門女弟子多從之學溫裝所稱歌曲
請德華二陳音韻德華終不取焉二公皆有愧色所
唱者七八篇皆折名流之諫也劉禹錫尚書一首
春江一曲云今直指爲德華詞

廣文選

近閱廣文選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疎誤如此殊誤視者

微詠賦同僧文選補遺已載之矣

王微本傳不云有詠賦之作豈當別有見耶

正揚四卷終

後語

余觀升菴氏書而深嘆
立言之難也夫世之稱
升菴者不曰正平一覽
彫云茵綵百氏即尊自
眇也固已前無古人後



無未者令茲所見十數
種百迺謙盤自相逮伐
若此豈率爾師心杜大
方之家爾邪抑獲菁註
蓄傳載者樂藎臣即故
知舛駁無呻駘又車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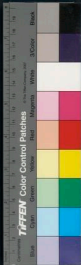
角取裁拉卯百矣余訊
興傳疑者衆問焉是正
數條措帟鼓以過雷門
不覺夫咲葉生梨之夏
焉博笑也夫

隆慶己巳孟寒隆天中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